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幼 年 時 代

(中)

高 爾 基 著

陳 小 航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幼 年 時 代

(中)

著 基 爾 高
譯 航 小 陳

著 名 界 世 譯 漢

第七章

不久，我認清了這事實：有一個上帝是祖父的，另一個是祖母的。這種差別屢屢引起我底注意，要置若罔聞是不可能的。

有時祖母早晨起來，儘坐在牀上梳她底奇怪底頭髮。她穩穩地豎着頭，用缺齒的梳子梳理那黑絲似的頭髮，一面又小心怕驚擾了我，喃喃着：

「討厭的東西！鬼把你弄得這樣糾結。」

當她理清了那些糾結之後，她忙亂地把牠疊成一個厚褶，忽忽一洗，寬大底臉上還殘留着睡痕，她就置身在神像前面，開始她底真實底早禱，她底全人格借此而立地蘇甦。

她豎直了曲着的背，仰起頭，注視着加然的聖母底圓臉，虔敬地灣着腰之後，朗朗地說：

「最光榮底聖母！今天請你保護我，親愛底母親。」

深深地一鞠躬，又持重地直起來，於是誠懇嚴肅地說下去：

「我們底快樂之源！純潔之美！正開花的蘋果樹！」

每早晨她似乎都發明些讚美底新詞；爲此所以我常常專心一意地傾聽她底禱告。

「親愛底心，如此淨潔，如此超凡！我底防衛者和庇護者！黃金底太陽！聖母！使我不受誘惑；使我不傷害任何人，我不怨恨別人對我的無心之過。」

她底黑眼睛在微笑着，一種青春底朝氣瀰漫她底四圍，她持重地慢慢移動着手，又彎腰下去。

「耶穌，上帝之子，爲你底母親之故，憐憫我，一個有罪底人！」

她底祈禱文是不拘儀式的，充滿了誠懇而單純底讚美。

她早上的禱告不很長，因爲她得去預備早茶，祖父沒有僕人，倘若到時候茶沒有作好，是要受他的冗長而兇狠底罵的。

有時他在她以前起來，他走上頂樓來。見着她她在作禱告的時候，他就站着聽她幾分鐘，無情底薄嘴唇輕蔑地彎曲着；到喝茶的時候就罵起來了：

「我教你說祈禱多少回了，笨人！但是你老是咕嚕些無聊話，你異教徒！我想不出上帝可以饒恕你的理由。」

「他知道的，」祖母自信地說：「我們不說給他的，他全都看見。」

「你該詛咒底蠢物！噲——噲，你！」他所能說的如此而已。

她底上帝終日跟着她；她甚至於和動物也談起上帝。這個上帝顯然是降志虛懷接近衆生的——人，狗，蜂，以至野草；他仁愛無私，親近一切。

有一次，店主婦底愛貓——一個伶俐底，好看底，柔媚底，煙灰色而有金黃眼睛的——在花園裏捕着一隻噪林鳥。祖母搶過那垂死的鳥來，呵斥這貓說：

「你不怕上帝麼？你毒心底惡漢！」

店主婦和挑夫都笑了，但是她惱怒地對他們說：

「你以為動物不知道上帝麼？所有的畜生都比你們更知道上帝，你沒良心底東西！」

當她裝配起沙拉巴的時候——那馬長得肥而陰鬱，她照例和牠有一段會話。

「你爲什麼這樣頹喪，上帝底苦力爲什麼你老了，親愛的，就爲這個吧。」那馬便點頭而嘆息。

還有，她不像祖父一樣動輒就舉出上帝的名義。我完全理解她底上帝，我知道我不能在他面前說謊；說謊是可恥的。想到上帝我就會發生一種不勝羞愧之感，所以我對祖母從來沒有說過謊。要對着這好上帝把什麼隱瞞起來簡直是不可能的；而其實我也不願如此。

有一天店主婦和祖父爭吵，罵了他，也罵了和這事沒無關係的祖母；可是她罵祖母很毒，甚至拋一片紅蘿蔔在祖母身上。

「你是個傻子，我底好婦人，」祖母很鎮靜地說；但是我深覺得受辱，決心要報復這可鄙底畜生。

我好久不能決定用什麼方法最好來懲罰這黃紅頭髮底，方下頰底，幾乎沒有眼睛的胖婦人。據我對於鄰居們互相仇視的經驗，那報復的方法是：割掉敵人底貓尾巴，追趕他底狗，殺掉他底公雞或母雞，或者，夜裏爬進他底地窖去把煤油潑在菜蔬和黃瓜上，讓鰻魚跑出大桶來；可是

這些都不合我的意。我需要一種不很粗暴而更爲可怕的。

後來，我有了一個主意。我躺着等待那店主婦一走下地窖去，我立刻就板門關上，鎖起來，在這上面輕快地跳舞，把鑰匙拋在屋頂上，我於是跑到祖母正在忙於烹飪的廚房裏。當初她不知道我爲什麼這樣發狂地歡喜，但是她看出這原因之後，她打了我一個嘴巴——我底這一部分是爲這目的而設的，把我拖到院子裏，要我上屋頂去找出鑰匙來。她要鑰匙是使我驚疑的，經過抵抗之後我給了她。我跑到院子底角落裏，在那裏看見她怎樣釋放這俘虜，他們怎樣友誼地笑着走過這院子。

『我要報復這個哩！』店主婦搖着胖拳頭恐嚇我；可是她底沒眼底臉上有着善意的微笑。祖母抓着我底領把我拖進廚房裏。『你爲什麼這樣作？』她問。

『因爲她用紅蘿蔔打你。』

『你這樣作爲的是我麼？』我爲你作的是用馬鞭子痛打一頓，把你攔在坑洞裏和耗子在一起。好一個我底保護人！『看着詭謀，就要揭破。』倘若我告訴祖父，他要剝你底皮。到頂

樓上習你底功課去。」

這一天她都沒有和我說什麼，可是在那一夜的祈禱之前，她坐在牀上以有力的音調說出這些可紀念的話。

「唔，倫加，我的愛，你切不可干預成人的行爲。成人是對上帝負責的；你可不然。你依孩童底良心而生活。等到上帝管理着你底心，指示給你你底工作的時候，你纔能這樣的。你知道麼？在無論什麼事上來決定誰是錯的，這不是你底事。上帝判斷，處罰；那是他，不是我們。」

她默然了一會，拿起一點鼻煙；然後半閉着右眼又說：

「因爲，上帝不常知道錯誤在什麼地方。」

「上帝不是什麼都知道嗎？」我吃驚地問。

「設使他知道一切，那麼有些已經作了的事就不會作了。他是這樣的：從天上看呵看這地上，看見我們常常流淚，常常哭泣，於是說：『我底人民，我底親愛底人民，我對你們真抱歉呵！』」

她說的時候她自己哭了；揩乾了兩頰，她走進角落裏去禱告。

從那時起她底上帝和我更親近，更密切。

祖父在教我的時候也說，上帝是一個——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見，一切苦難的仁慈底救助者；可是不像祖母一樣祈禱。早晨，未站在神像之前要化許多工夫洗濯自己；穿好衣服之後要認真地梳他底紅黃頭髮，理鬍子，在鏡子裏照一照，看襯衣合式麼，把黑領帶摺進背心去——於是謹持地，幾乎是潛伏地走到神像前面。他常站在那一塊特別雕刻的地板上，他底眼睛有一種表情，看着好像馬眼睛似的，低着頭，兩手垂直，頗有軍人姿式，默默地站了一分鐘；然後挺直了，瘦伶仃的像一顆釘子，這纔儼然地開始了：

『憑了天父，及其子與聖靈之名。』

這一句說了之後，我常覺得這房裏異常寂靜；又好像有蠅在小心地營營着。

他站在那裏，仰着頭，睫毛直豎着，金黃鬍子翹然獨立，用一定的調子唸那祈禱文，好像複誦一段功課似的，那聲音很清楚。而且有些昂昂然。

我到了裁判時候是不中用的了，各樣行動都表白出來吧——』

輕輕地拍拍胸口，懇切地祈禱着：

「只有你是罪人能夠走近的。阿，請不要看着我底錯誤方面。」

他唸着「我相信」簡直是一字不易的；他底右腿時時抖顫着，鬚髯也在作無聲的祈禱，他底全體引伸到神像那裏，似乎顯得更高，更瘦，更乾枯——他是如此清潔，如此整飭，而他底要求又如此固執堅持。

「天國底醫師，使我底渴望永生的靈魂復元。聖母，我從心底呼喚着你；我把所有的熱情獻給你。」

綠眼睛裏充滿了淚，他高聲悲嘆：

「歸罪於我吧，我底上帝，我單信仰而不工作，又不注意能夠改正我的方法！」

他時時曲着身子，點着頭，好像他要撞在什麼上似的，他底聲音變為尖銳而破碎。後來，我有機會走進猶太教堂，纔知道他底祈禱和猶太人的一樣。

這時茶已經放在桌上，冒着熱氣好幾分鐘了，房裏流佈着小麥的氣味。祖母皺着眉望着地

板在徘徊；太陽從園裏欣欣然窺看着窗子，露滴像珍珠一樣在樹上發光，朝氣中滲和着洋茴香，覆盆子，熟蘋果的香味，但是祖父儘在作着他底祈禱——抖顫而尖銳。

「絕滅了我底情慾的火焰，因為我是不幸而可詛咒的。」

這些早禱我全都學會了，就是在夢中我也能說出什麼之後是什麼，我常常注意地聽着他有沒有錯落了字——這是不容易遇到的；可是遇着的時候，在我覺得有一種惡意的高興。

當作完禱告之後，祖父常對祖母和我說：『早安！』然後齊聲回敬了他，大家坐下。我就常告訴他：

「今早你落了一個字了。」

「不真吧？」祖父懷疑不安地說。

「是的。你應該說：「這，我底信仰，最高統治，」可是你沒有說「統治。」」

「這個啊！」他很吃驚地大嚷起來，負咎似地眯着眼。

我指出他底錯誤，將來他定要殘刻地報復我的；但是此刻看着他那樣狼狽，我可享受了勝

利的愉快了。

有一天祖母和他說笑：

「上帝定然聽厭了你底祈禱了，父親。你單是固執着同一的事，重複了又重複。」

「什麼呀？」他就要發氣似的嚷着。「你噉呱些什麼？」

「我說：我聽了那麼久，你沒有獻給過上帝一小個你自己心裏底字。」

他底臉青了，憤怒得發顫，在椅上跳起來把一個碟子向她底頭上拋去，急叫出一種鋸木頭似的聲音：

「拾起來，老鬼婆！」

當他說到上帝全知全能的時候，他常常格外注重上帝底殘酷比之其他的德性。「人犯了罪，洪水就來了；再犯了罪，那城市就全給火燒了；上帝用災荒和瘟疫處罰人民，而且現在他常拿着一把劍指着地上——警戒世人。凡有任意破壞他底規律的都得受憂愁和滅亡的處罰。」他底手指在急敲着桌子來增加聲勢。

我難於相信上帝底殘酷，我疑心祖父這樣裝作，其目的不是要我怕上帝而是怕他自己；所以我明白地問他：

「你說這些都是爲的要我服從你麼？」

他也一樣明白地回答我：

「唔，或許是如此。你以爲不再服從我了嗎？」

「對於祖母又該怎麼樣呢？」

「不要相信那老蠢貨！」他重重地警戒我。「從年輕時起她就是又愚蠢，又不認字而且不可理喻。我要告訴她，不許她再和你談論這些重要事體。現在，告訴我——這裏有幾羣天使？」

我給了他所需要的覆答，然後我問：

「他們是有一定底羣的麼？」

「哈，你蠢材！」他笑了，閉着眼睛，咬着嘴皮。「上帝要羣幹什麼……羣集是屬於人世的……羣衆是被察出不遵法律的。」

「什麼是法律？」

「法律唔，牠是從風俗演繹出來的。」這老人解釋着，高興活潑起來了；他底聰明銳利的眼在發光。「人們在一起過活，大家同意——」如此這般是我們行爲的最好底方式；我們把牠造成一個風俗——一個規則。」最後纔變成法律。例如，在開始遊戲之先，孩子們要大家約定怎麼玩法，遵守什麼規則。法律也是這樣造成的。」

「羣衆要法律作什麼？」

「因爲，他們是厚臉的東西；他們往往不顧法律。」

「那又爲什麼？」

「唉！你不能懂得這個，」他回答，眉頭深深地皺着；但是後來又解釋似的說了：

「凡人的一切行爲無非是幫助上帝完成他底計畫。人願意這樣，可是上帝卻喜歡絕不相同的那樣。人類底法制絕沒有永久底。上帝一拳打在牠上，牠就化爲煙塵。」

我有理由對於所謂「羣」發生趣味，所以又問了：

「可是甲可夫叔唱的這個是什麼意思：

因上帝好戰

故天使活潑，

唯撒旦之奴隸

纔相依以爲羣。」

祖父舉手摩着鬍子，掩着嘴，閉了眼。他底面頰在打皺，我猜他在暗笑了。

『應該把甲可夫底脚網起來，拋下水去，』他說。『他並沒有唱這個的必要，或者是你要他唱吧。這是流行於加龍干的俏皮話——分門派異教徒底糊說。』他從頭把我端相了一番，沉思地喃喃着，『唷——唷，你！』

但是，雖然他把上帝位於人類之上，像是一個大可畏的東西，而他也和祖母一樣，對他懇求一切。

祖母所知道的聖者是尼戈拉，岳里，弗洛拉，朗弗來，全都充滿了對於人性的同情和慈愛，遊

歷鄉村和城鎮去參加人民的生活，規定他們的一切事務；但是祖父底聖者幾乎都是雄性底，他們打倒偶像，攻擊羅馬帝，受虐待，被火燒，被剝皮。

有時祖父認真地說：

『倘若上帝幫助我賣了那小房子，縱然是利率小一點也可以，我對於聖者尼戈拉要作一個公開謝神祭。』

但是祖母笑着和我說：

『這真是老蠢貨！他以為聖者尼戈拉會耐煩來管他賣房子？我們的聖者沒有正經事要作麼？』

祖父底一本教會日曆由我保存了幾年，其中有些祖父手草的隨筆。而在約欽和安尼日的背面，用紅墨水十分恭楷地寫着：

『我底庇護者免脫我一個災害。』

我記得那『災害』。

因爲要維持他底很無用底兒女們，祖父經營着一種典當業，往往祕密地接別人底抵押品。有些人去告發他，有一夜警察實行檢察來了。這裏大爲混亂，可是結果還好，因此祖父一直祈禱到次晨日出，而且在早餐之前當着我寫這幾個字在日曆上。

晚餐之前，他又和我讀讚美詩，祈禱書，以及幼發拉色林的厚書；而剛一吃完飯他又祈禱起來了，他底悔恨底憂鬱字句在下晚的寂靜中迴響着：

『我能够奉獻什麼給你，我怎樣報答你，噢寬仁底上帝，噢百王之王呀！使我們免脫一切惡夢……噢，主呀，保護我不受某些人的傷害……我底淚落如雨，我底罪惡的記念……』

但是祖母屢次說：

『啊，我真疲倦得要死！我不作禱告就要睡了。』

祖父常帶我到教堂去——作禮拜六的晚禱，星期日及祭日的特別彌撒——但是就在教堂裏，我還是看出所宣傳的上帝之異點；無論僧侶或管理員所稱述的——全是祖父底上帝；只有詩歌班所歌頌的是祖母底上帝。自然，我對於這兩位上帝的分別不過是粗淺而幼稚的，但是，

我記得那是何等可怕地猛烈地分裂着我底心呀，而祖父底上帝又是在我底心上引起何等地可怕和不快之感呀。那是一個誰也不愛的巨靈，他底嚴刻底眼睛追隨着我們，督察我們所有的一切醜惡，罪孽。他顯然不信任人這東西，他常堅持懲罰，他喜歡的是譴責。

在這些日子，我底關於上帝的感情和思想是我底心靈的主要修養，也是我生中最美麗的一節。至於別的一切我所感受的印象無非是以其殘酷和污穢使我嫌惡，驚覺我底抗拒和厭棄的意識罷了。上帝是環繞於我的一切存在物中的最善者，最光明者——祖母底上帝，那萬物的良友；自然我還是不能不煩擾於這個問題——「祖父爲什麼不能看見這好上帝呢？」

我是不許到街上去跑的，因爲這使我太興奮了。我受那些印象的誘惑而沉迷，以致後來差不多常發生暴亂的事件。

我沒有侶伴。鄰家的孩子把我當一個敵人待。我不願他們呼我爲『這加斯梅林家的孩子』，而他們偏要這樣叫，一見我就互相呼喚：『瞧，這裏來了那小傢伙，加斯梅林家的孫子。去看他！』於是，戰鬥開始了。在我的同年中我算是強的，而拳頭也活潑，我底敵人知道了，所以常是一羣地

向我撲來；照例他們克服了，我破了鼻子，裂了嘴皮，滿面帶傷地回家去——全都殘破而沾污。『怎麼啦？』祖母一見我就叫，又吃驚又憐憫；『你又打架了，你這小流氓！你爲什麼要打架？』她替我洗臉，敷止痛劑在傷口上，同時說着：

『唔，你爲什麼儘打架？你在家裏隨時都安靜的，可是一出門我就不知道了。你自己應該害羞了。我要告訴祖父不讓你出去。』

祖父常看我底傷痕，可是並不罵我；他只咕嚕着：

『又加上點綴了！你在家的時候我可不許可你去街上跑了，青年的戰士，聽我底話吧！』

設若街上是靜的，那一點也引不起我底注意，但是一聽見小孩們的歡呼，我便跑出了院子。忘記了祖父底禁令。撕打和痛罵倒沒有傷了我，但是這街頭比武所有的一種獠野性——我領略得十分透澈，感覺壓迫而厭煩，使人寒慄——可怕地苦惱着我。小孩們惹惱雞和狗，虐待貓，驅走猶太人的山羊，嘲弄喝醉底流浪人以及那快活的『裝「死」在袋裏的伊戈沙』——我對於這些頗不以爲然。

伊戈沙是一個高而枯瘦，煙燻乾了似的角色，穿着厚羊皮，一蓬亂頭髮頂在沒肉而生黧的臉上。他在街上遊蕩，異樣地搖擺着，從來不開口——老是定定地呆看着地。他底鐵青面孔和一雙小底，悲哀底眼，引起我對於他一種不安底敬畏。我想，這是一個偏執着一件大事的人；他是在尋求什麼，而妨害他是不該的。

小孩們常追逐在他後面，拋石子在他底寬背上；他似乎沒有注意到他們，似乎不感覺打擊的疼痛，儘在往前走了一會，纔站定了，急仰起頭，兩手拘擗地動着把破帽子推向後些，四面看看，好像剛纔醒來似的。

「裝「死」在袋裏的伊戈沙！伊戈沙，你要到那裏去？注意，「死」在你底袋裏了！孩子們叫喚着。

他把手插進袋裏，又即刻站着拾起一塊石子或乾泥團，一面揮着長臂，一面低聲地罵，那罵的言詞老是幾個相同底粗俗字。而孩子底這一類的語彙比他底豐富到不可思議。有時他跛行的在他們後面，可是他底長羊皮妨礙他跑，他跪跌了，兩隻手反撲着攔在地面上，好像枯樹枝似的；

小孩們在描準他這一方面投過石子去的時候，其中一個最大的卻冒險逼近他去，跳躍着，一把把地灰土向他底頭上撒去。

但是，我在這街上所見的光景最痛心的是我們從前的工頭格里戈里伊凡諾夫奇，他已經全瞎了，現在在要飯；這樣底高，容顏也好，一句話都不說。一個矮小底灰髮老婦人用手牽着他，站在人家的窗下，她並不看着窗子，只是銳聲的哀求：

「爲耶穌的緣故，憐憫這可憐底瞎子啊！」

但是格里戈里永不說話。他底黑眼鏡直視着屋宇的牆壁，窗戶，或行人的面孔；他底寬闊的鬚鬚輕柔地刷着髒手；嘴唇緊閉着。我常看見他，可是從不聽見那密封了的嘴發出一點聲音；對於那沉默老人的懷念殘酷地重壓在我心上。我不能到他面前——永不走近他；反而一見他被牽着走來，我就跑進屋裏，告訴祖母：

「格里戈里在外邊哩。」

「是他麼？」她叫了，一種可憐，不安底聲調。「好，跑去給他這個。」

可是我憤然逕自拒絕了。她親自走到門口，站着和他談了許久。他老是笑着，摩着鬍子，但是很少說話，就說也是單音字。有時祖母帶他到廚房裏，給他東西吃，喝茶，而他每一來都要問我在那裏。祖母叫我，可是我跑開了，躲在院子裏。我不能走近他。在他面前我覺得不能忍地羞慚，而且我知道祖母也是羞慚的。只有一次我們私下談論格里戈里。一天，祖母把他帶到門口，卻低頭哭着轉來，走過院子。我走去拉着她底手。

「你爲什麼一見他就跑開？」她溫婉地說。「他是一個好人，並且很愛我，你知道的。」

「爲什麼祖父不留住他？」我問。

「祖父麼？」她遲疑了一下，然後低聲說出這預言：「記着我現在告訴你——爲這個上帝要重罰我們咧。他要罰我們——」

她說得不錯，因爲十年之後，她還沒有安息，祖父自己已成了乞丐，躑躅在這鎮市的街頭，而且心神昏亂了——可憐地在別人底窗下哀鳴：

「仁慈底廚子，給我一小片饅頭——只要小一片。噲——噲，你！」

除了伊戈沙和格里戈里而外，很引起我注意的是維羅加——一個不名譽的婦人，各街都驅逐她。她往往在節日出現——一個兇悍底，蓬髮底，搖擺着底怪物，走路的時候顯出奇異底步態，好像兩隻腳不動也不着地似的——一朵雲一樣游移着，嚷着下流的小曲。街上的人們一見她就立刻跑進門裏，角落裏，店鋪裏躲起來了；他簡直是掃清了這街道。她底臉差不多是藍的，好像一個吹脹的尿泡；她底大灰眼睛異樣討厭地大睜着，有時她喊叫着：

「我底小孩們，你們那裏去了？」

我問祖母她是什麼人。

「這是無須知道的，」她回答；然而又簡單地告訴我：

「這婦人有一個丈夫——一個官家的僕役，名叫維羅諾夫。他要想增高他底地位，所以把妻賣給主官，這主官把她帶到別處去，一直兩年沒有回家。到她轉來的時候，兩個孩子——一男一女——都死了，丈夫因為拿公款賭錢押在牢裏。她憂愁了就喝酒，各處鬧亂子。沒有那一個節日警察不把她抓去的。」

是的，家裏的確比街上好。最好是午飯之後，祖父到甲可夫叔的作坊去了，祖母依窗坐着，告訴我有趣底童話，以及別底故事，也說到我父親。

她從貓嘴裏救出來的噪林鳥，翅羽已經剪短了，祖母巧妙地給他造了一隻木腿來代替被吃了那一隻。她教他說話。有時，她站在那樹在窗上的鳥籠前面，足足有一點鐘之久，看來就像一隻巨大底馴良底動物，儘重複着粗聲教那毛黑得像煤似的鳥：

「現在，我底美底噪林鳥，要點東西吃吧。」

他的小底，活潑底，滑稽底眼睛儘瞅着她，一面在薄籠底上面拍着木脚；然後，伸出頭來，像金絲鳥似的噉咕着，或者模仿鷓鴣的調子。他模仿貓叫，狗吠；可是他沒有人類言語的天賦。

「無聊！」祖母十分認真地說。「說「給這噪林鳥一點東西吃。」」

那黑毛底小東西曾發出過「巴比斯加」（祖父）一種聲音，這老婦人快樂地微笑了，用手喂着他，說：

「我知道的，你這流氓！你是裝假的。沒有你不會的——你什麼都靈敏的。」

說：

她教這鳥確實成功了；不久他能够清楚地說出他要什麼，因為祖母的勉勵，他也能拖長聲

「早——安——我底好婦人！」

當初他底籠是掛在祖父房裏的，可是不久就搬到頂樓上了，因為他學會了嘲笑祖父。當祖父朗聲說着祈禱的時候，他會把黃蠟似的尖嘴殼伸到籠外面叫着：

「您！您！您！」

祖父頂討厭這個，有一次竟中止了祈禱，蹀蹀脚厲聲叫道：

「把這鬼東西拿開，否則我要殺了他！」

在這家宅裏正盛行着許多有趣底，好玩底事；但是，這時候有一種不能言喻的悲哀壓迫着我。我底全體似乎都被這消毀了；有很久的時間，我似乎生活的在黑暗底地洞裏，剝奪了視覺，聽覺，感情——瞎底，半死底。

第八章

想不到祖父賣了酒店上邊的房子，而在加那托羅街另買了一座——失修已久，長着蔓草，可是清潔而幽靜；牠是一列許多雜色小屋的最末一所，好像立在田野之中。

這新屋整齊可愛；牠的正面塗着溫而不華的暗綠色，反襯着下層三個天青色的百葉窗和頂樓上的一個孤另的百葉窗，顯得十分明亮。屋頂的左側面被濃綠的榆樹和檸檬樹很有畫意地隱蔽着。在院裏和園裏都有許多通道，好像是特爲「捉迷藏」的方便而設似的。

那花園尤其好；雖然不大，却有許多樹木，而結構也很精巧。這一角上有一間小洗濯室，好像玩具似的建築；另一角上有一個奇特形式的地坑，上面長着高草，從這坑裏伸出一個厚大的煙囪，這是前次洗濯室底器具的遺物。花園的左邊是團長阿尼斯羊尼可夫家的馬廐的牆，右邊是比徒林加家；尾端接近一個田園，是屬於製牛乳的婦人比託羅夫娜的——一個紅胖，嘈囂的女人，使我想到了鈴子。她底小房子建築在一個洞裏邊，黑暗而不修治，上面蓋滿了蘚苔；牠底兩洞窗

子和氣地對着原野，以及深谷和遠方的像一朵濃厚底藍雲似的森林。兵士們終日在那些原野裏行動着，他們的刺刀在秋日的斜光中閃耀着銀白底光輝。

這家宅裏充滿了我以爲很希奇的人們。第一層住着一位從韃靼來的兵士和他底小而胖的老婆——她從早到晚叫囂着，笑着，玩着一張盛飾的六弦琴，唱着笛音似的高調。這是她最常唱的一個：

『有一個你所愛的，可是你將失掉她底愛，

尋找呵！你一定發見另一個。

而且找到了——報酬是親一個嘴——

這樣美麗而和善地有七次。

噢！何等——光——榮——底報酬！

這兵士，圓得像一個皮球，坐在窗前，張揚着他底藍臉，紅眼睛可笑地橫轉着，一面抽着永遠不息的煙斗，偶然又咳一兩聲，鬚笑起來狗叫似的：

「啵！啵！啵！」

建築在地窖和馬廐上的休息室裏，住着兩個車夫——矮小底，灰髮底彼得叔叔和他底姪兒啞子斯提巴——一個靈敏，光滑底人，臉就像一隻銅托盤——和一個長腳長手的，憂鬱底韃靼人，發利，某官員的僕人。依我看來，這些人全是新異底——莊嚴底「不識者」，而我注意到一種特殊程度的是一個寄宿者，綽號叫「好事情」的。他租了家宅後面的一間，在廚房之次——這長房間有兩道窗子，一道對着花園，一道對着院子。他是瘦底，駝背底，一張白臉，一部黑鬍子，分作兩邊，和善底眼上架着眼鏡。他沈默而謹慎，叫他來吃飯喝茶的時候，他的回答總是「好事情！」所以祖母當面或背地都這樣叫他。就是「林加！叫「好事情」來喝茶，」或者「好事情，」你沒有東西吃了！」

他底房間是鎖着的，狼籍着各式底箱架以及大本底俄文書——那樣子在我是生疏底。這裏邊也有許多裝着各色液汁的瓶子，銅鐵片，鉛塊；從早到夜，他穿着紅柔皮外衣，灰底不合式的褲子上塗滿了各種顏色，全都發着惡臭。他熔化鉛餅，用蠟接合銅片，在小秤上稱東西；當他燒着

手指的時候，他叫喊着，忍耐着吹那創傷。或者，他忽而走近牆壁，用紙揩拭眼鏡，又拿起來湊近那直底，灰白色底鼻子嗅一嗅；或者，忽然起來靜靜地站在房間中心式窗前閉了眼，揚着頭好像是在一種迷住了的境況中。

我常爬在那小屋的頂上，從那裏望着院子；在開着的窗子裏，我看見棹上酒精燈的藍光，以及他在破筆記本上寫字的模糊形態，那眼鏡像冰一樣閃着青光。這人的術士一般底行業常常把我牽引在屋頂上好幾點鐘，這好奇心把我刺激到了苦惱的程度。有時，他站在窗前，好像在計畫什麼，背着兩手，直視着屋頂；可是他顯然沒有看見我，這事我最討厭。他忽然又背着棹子，曲身下去在搜索什麼。

我想倘若他是富裕的，穿着得更好一點，那末我會畏懼他；可是他是窮的——一件髒底裏衣，褲子又破又髒，赤腳下的拖鞋已經踏壞了——而窮人是既不可畏又不危險的。這是我無意中從祖母對於窮人的憐惜和祖父對於他們的輕蔑學來的。

這家宅裏沒人喜歡『好事情』。全都拿他開玩笑。兵士的活潑底女人叫他『神工』，彼得

叔叔叫他「藥師」，祖父叫他「魔術家」或「那祕密會員。」

「他是幹什麼的？」我問祖母。

「不與你相干。閉着你底嘴！」

但是，有一天，我鼓起勇氣走到他底窗下，竭力鎮靜地，問他「你在作什麼？」

他一驚，從眼鏡片頂上儘望着我好一會；然後伸出有着灼傷底疤痕的手，他說：

「爬上來！」

他叫我從窗子裏進去而不從門進去，這越使我不敢輕視他。他坐在一個箱子上，叫我站在
他前面；然後來回儘在我面前走，低聲問我：

「而且你從那裏來的？」

這是可怪的，因為我每天在廚房裏和他坐一起吃四次飯。

「我是房東底孫子」我回答。

「啊——是了，」他說，看着他底手指。

他不再開口了，所以我覺得有向他解釋的必要：

「我不是加斯梅林族——我底名字是比斯可夫。」

「比斯可夫？」他懷疑地重複說着。「好事情！」

把我推在一邊，他站起來走到棹子前面說：

「那末靜坐着吧。」

我坐了很久，很久，儘看他削一塊銼過的銅片，銼下的碎末像黃色乾麥粉一樣落在一片紙板上。他把這些撮在手掌上，貫進大肚底管子裏，又從一個小碗裏抓起一些鹽似的粉灰加在上面，並且從黑瓶裏倒上些汁液。那管子裏的混合物立刻開始嘶嘶底響，而且冒煙，一種酸味衝進我底鼻管，使我嗆咳得很厲害。

「啊！」這術士得意地說。「那氣味不好，是不是？」

「是的！」

「那就對了！這是表明已經變好了，我底孩子。」

「這有什麼得意的？」我說給我自己；而且認真地申說：

「倘若氣味不好就不會變好了！」

「不錯！」他說，瞅了我一眼。「真是不一定有這樣結果，我底孩子。雖然——你玩骰子麼？」

「你說擲色麼？」

「是的。」

「玩的。」

「你願我教你麼？」

「很好，讓我有幾個骰子吧。」

他又來到我面前，手上拿着蒸氣薰騰底管子；用一隻眼睛窺視着牠裏面，說：

「我給你幾個骰子，那末你就得承認不再來近我——同意嗎？」

這使我大為傷感了。

「我永遠不再來近你，永遠！」

我憤然離開他走進花園去。祖父正在那裏慌忙撒肥料在蘋果樹根上，因為已經秋天葉早已落了。

「這裏！你去剪覆盆子底細枝吧。」祖父說了，遞給我剪刀。

「那「好事情」是在作什麼工作？」我問。

「工作——什麼，他不過是毀壞他底房間吧了。地板已燒壞了，壁上的東西也髒污，撕破了。我要告訴他頂好是搬開吧。」

「這是他所能作的最好底事。」我說着，開始去剪覆盆子的細枝。

但是我太急了。

在陰溼底晚間，當祖父已經出去的時候，祖母常常舉行一個有趣底小聚會，邀請所有的住客來廚房裏喝茶。車夫，官家僕人，強健底比徒羅夫娜都常來，有時還有快活底小女人，但是「好事情」常是在他底角落裏，挨近爐子，默默地，也不動。啞子斯提巴常和那韃靼玩紙牌。伐利把紙牌甩在那啞子的寬鼻子上，怪叫：

「你的份！」

彼得叔叔帶來一大塊短而厚的麵包，和一些裝在大而高底盤裏的果子醬；他把麵包切成薄片，都擦上果子醬，然後捧在手掌上，深深鞠一躬，分送給全體。

「賞光請用這個，」他恭敬地請求着；大家都承受了一薄片之後，他就細心察看他底黑手，倘若發現一滴醬在牠上，他就把牠舐乾淨。

比徒羅那夫帶來櫻桃汁，裝在一個瓶子裏，這快活底女主人却設備些乾果和糖食，歡宴於是開始了，這和靄而肥胖底祖母很是滿足。

剛剛「好事情」賄賂我不要再去，看他之後，祖母舉行一個這樣的會。

輕微底秋雨正在下；風直吼着，樹底枝條在牆上摩擦着響；可是在廚房裏大家坐在一起，溫暖而安樂，意識到一種彼此親愛的感情，祖母異常的寬仁，正在講故事給我們，一個又一個，一個更比一個好。她坐在爐子凸出的部分上，腳擱在矮架上，曲身向着聽衆，那小錫燈底光正照着她。每當她要正式講故事的時候，她都是坐在這上面。

「我必得俯看着你們。」她解釋說。「要這樣我纔會講得更好。」

我自己靠在她底脚上，差不多和『好事情』底頭一樣齊。祖母講給我們很好的故事，「伊
凡這戰士和隱士梅龍。」流利有神而又精選字句。

.....

「從前有個惡酋長——戈登，

他底靈魂是黑的，他底良心石作成；

他仇恨真理，並不缺犧牲，

有人繫着鐵鎖練，有人弔着受苦荆，

他住在樹林隱蔽的山洞裏，就像一隻貓頭鷹，

還想遮掩罪惡事。

可是沒有誰像隱士梅龍那樣引起他的懼怕和仇恨，

他是個民衆的親愛人。

梅龍仁慈而寬厚，但爲了真理就不饒人，他底滅亡因此兇狠地被預定了。

會長叫來——部下的心腹——

伊凡這戰士，要用他底精敏手

殺掉那徒手無罪的修道士。

「伊凡！」他說，「隱士梅龍多智的腦

妨害我底權力已經太久了。

這高傲底隱士贊美死，

現在已是他告別大地的時辰。

他一生在世間就是一種禍根。

去，抓住他底應該尊敬的鬚鬚，

交給我那庸夫所怕的頭腦。

我底狗們要歡喜大嚼

這渴望權威的腦袋。」

伊凡，服從了，即刻就起程；

但是他痛苦地對自己說：

「我不是作這惡事的人；

我去是因爲不能不遵主上的命。」

他隱藏起他底利劍，

恐怕洩露了心頭的毒計。

他裝腔_柯柯修道士請安：

「看見你康健，我心真喜歡！

祝福你，我底神父！上帝保佑你！」

修道士大笑，簡直的說：

「得了，伊凡！你底謊話騙不了人。

上帝知一切，我願你相信。

違反他底意，無論善惡都作不成。

你看，我知道你來找我幹什麼。」

伊凡抱愧呆立在修道士前，

心中害怕這他來殺的人。

他傲然從皮鞘裏抽出他底劍；

一直把光亮底劍鋒擦如新。

「我原想出其不意結果了你，」他說：

「可是我現在懼怕殺掉還沒有祈禱的你。

你此刻儘有工夫禱告天神。

我給你說完你所要說的話的時間，

對我，對你，對一切有生與無生，

然後我纔送你到你所祈禱的地方去。」

修道士跪下了；他上面散着櫛樹的枝葉，

牠垂頭在他面前。

那時他帶着滑稽底微笑說：「噢，伊凡，好好地想一想吧！

我說不定我的祈禱有多長。

你不如簡直就殺了我，

免得你等得疲倦，待得心煩，好不好？」

伊凡生氣縐着眉，自負地說：

「我底話已說出口，縱然站在這裏一世紀

我也要等待你。

從容地祈禱吧，不要減却你底誠心。」

黃昏底暗影單着修道士，

他沈沒在祈禱裏整整一通宵；

又從天明到日落，悠悠又是一通宵；

從黃金底夏日到殘冬，

老梅龍的禱告一直下去年復年。

而伊凡不敢吵鬧他。

那柔嫩底櫟樹枝條已經高伸入天，

四圍分根成了大叢林。

這聖潔的禱告無間斷，

一直到了那樣的一天。

這老人溫柔地祈禱於上帝，

於聖母，萬物之母，

請幫助怯弱墮落的男女，
請救護弱者，給憂者以歡喜。

伊凡這戰士儘站在面前，

他底光亮的長劍上積滿了塵垢，

他底盔甲已被鏽蝕壞，

他底軍服化爲長碎片。

他底光赤着的身上沾滿了泥土。

只是枯槁無溫煖；

這樣的命運凍結了強健底心腸。

凶殘底狼和獾野底熊逃避他，

好像他要想逃避風與雪；

再沒有力氣移動那可怕底地位

也不能舉起手。說話更不成。

他這樣可怕底命運教訓我們

不要空談純粹服從。

若是我們奉命去作錯事，

我們應該堅定倔強不動。

還有隱士也曾爲我們這等罪人祈禱，

他底禱詞要流上天庭，甚至在這些日子——

好像一條親愛，光明底河道，流入大海。」

在祖母底故事結尾以前，我曾經注意『好事情，』他爲某種緣故煩燥起來了；他底兩手因爲不安而無措，把眼鏡取下來，又帶上，忽而又替祖母打着拍子似的，點着頭，把手指放在眼上，用勁揉一揉，手掌在額上頰上摩來摩去，好像他正在出汗。別人一動，一咳，或者腳擦着地板的時候，他就悄聲說：『噓！』祖母說完了，坐着用斗蓬底袖子揩着出汗底臉，他嘩啦地跳起來，兩手一張，

好像要暈倒似的，他咕嚕着：

「我說啊！那真稀奇！應該把牠寫下來；真的，應該。這也是可怕底真理……我們底……」

大家此刻都看見他在哭；他底眼中滿是淚，流得如此多，眼睛好像泡在淚裏——一付奇異可憐底光景。他底行動真可笑，在廚房裏慌來又慌去，簡直是蠢笨地跳躍——眼鏡也在鼻上搖盪着；好像要落下又給鐵絲掛住了——以致彼得叔叔大笑，而別的人都莫明其妙地沈默着。祖母急忙說：

「要怎樣寫下來都可以，隨你底便。這沒有什麼關係的。這一類底我知道的很多咧。」

「不，我所需要的就只這一個。牠是呀，是如此的可怕底俄羅斯底的！」這寄宿者激昂地叫了；他在廚房中間挺然直立着，開始大聲講話，右手向空揮動，左手捏住眼鏡。他儘說了好一會，纔凝固了似的站着，聲音高到發嘶，頓着腳，屢次重複着說：

「倘若我們被命令去作錯事，我們應該堅定倔強不動。真的！真的！」

他底音聲忽然破裂，他不說了，環顧着我們，負咎似的垂着頭，悄悄地出去了。

別的賓客都笑了，莫明其妙地彼此相顧。祖母背着爐子向後退到暗地裏，深深嘆息了。比徒羅夫娜用手掌擦着她底紅底厚唇，說：

「他好像發脾氣了。」

「不，」彼得叔叔說：「他原是這樣的。」

祖母離開爐子，默默地煮着茶；彼得叔叔慢聲加添說：

「神有時造出那樣的人——好神奇。」

「單身漢常發這宗傻，」伐利伊狠狠地擲出這一句，大家都笑了；而彼得叔叔又嚷起來：

「他真是哭了。這是梭魚咬着鱒魚所難——的事——」

我開始厭倦這一切。我覺得心痛。「好事情」的行動使我大吃驚，而且對他很抱歉。我的心目中總逃避不了他底轉動的眼睛。

那一夜他沒有在家裏睡，可是第二天的午飯後回來了——沈靜底，頹喪底，顯然是困惱底了。

「昨夜我大鬧了，」他和祖母說，帶着一種負罪底小孩的神氣。「你不生氣麼？」

「我爲什麼要生氣？」

「什麼，因爲我打岔……而且說……」

「誰也不惱你。」

我覺得祖母畏懼他。她不正視着他底臉，說出一種屈服底音調，完全不像她自己了。

他湊近了她，可驚地簡直說：

「你看，我是可怕底孤獨。我沒有一個關切我的人。我只是寂寞底——寂寞底；然而，突如其來，我底靈魂似乎沸騰了，好像給撕破了似的。在這樣的時候，我會對石頭和木樹說話——」

祖母離遠了一點。

「此刻你得結婚了吧，」她說。

「呃？」他叫了，全個臉都繃起來，兩手狂舞着，跑出去了。

祖母蹙眉望着他底背面，取起一點鼻煙；於是她嚴肅地訓戒我：

「不要老是跟着他。聽見麼？上帝纔知道他是怎樣的人！」

但是他從新引起我底注意。當他說『可怕底孤獨』的時候，我看他底臉面是怎樣地改變而沉下；在我所明白的他的那些話裏邊，有些東西觸動我底心。我就找他去。

我在院子裏看進他底窗裏去；這房間是空虛底，又好像一間雜物堆集所，似乎把一些無用的東西隨便亂拋置着——那些東西的不重要和奇怪正如牠底主人一樣。我走進花園去，看見他在那坑邊上。他垂着頭，兩手放在腦後，他不舒服地坐在那燒壞底木板的一端，眉頭攔在膝上。那木板的大部分是埋在地裏的，可是伸出來的這一端在長着苧麻的坑上面，煤炭似的發閃。

他這樣底人物，在這樣一個不舒服底地位上，使我看着他更爲富於一種魔力。好一會他沒有注意到我；他底半盲底，貓頭鷹似底眼睛注視在超於我之上的空間，他忽然用懊惱底聲調問我：

「你要我作什麼嗎？」

「不。」

「那麼你爲什麼在這裏？」

「我說不上來。」

他脫下眼鏡，用紅而黑底髒手巾擦了一下，說：

「那麼，爬上來。」

當我坐在他旁邊的時候，他伸出一隻手來抱着我的肩頭，緊緊地貼着他。

「坐下。現在我們靜坐，別作聲。你覺得合式吧？這是一樣的——你固執嗎？」

「是的。」

「好事情！」

我們沈默了好一會。這是一個平靜柔和的下午，一個殘夏的憂鬱的黃昏，雖然繁花未謝，而憔悴之象已見了，時光漸進於荒寒；大地已經用盡了盛夏底香味，此時僅只有襲人底潮氣；空氣是異常的透明，雛鴉向着紅天無目的地飛繞，引起一種不快之感。寂靜正在當道；一切聲響，如鳥的鼓翼，落葉的嘶索，聽着都是刺耳底，不自然底喧嚷，使人驚悸，而這些聲息剎時消失在呆鈍底

寂靜裏，這寂靜籠罩着大地，蠱惑着人心。這樣的時光產生一種特異底純淨的思想——極輕微底一些思想，薄而透明像蛛網一樣，非言語所能表現。牠們來去極速，疾如隕星，煽動着靈魂中的憂愁之火，似慰藉而同時又似攪擾；而靈魂是在火上，被陶冶，領受一種永遠不朽的印象。

我貼近這寄宿者底煖體，和他從蘋果樹的黑枝中，注視着紅底天，目送着烏鴉徐徐地飛行，而且看着枯槁底罌粟花怎樣地搖落，散佈牠們底種子；我望見那鑲着青白邊的破碎底深藍底雲，伸張在田野上，一羣烏鴉從牠下面飛過，回到他們的在墓地上的巢去。

這全是美底；而那一晚似乎尤其美，與我底情感相諧和。首時，我底同伴深深嘆息了，說：

「這全是對的，我底孩子，是不是你不覺得潮溼或冷麼？」

一直到天色已經陰暗，載着溼氣的黃昏散佈在一切上的時候，他說：

「好了，這是沒法的，我們必須進去了。」

他停住在園門上，溫柔地說：

「你底祖母是一個光明燦爛底婦人，啊，何等的高貴呀！而且他閉了眼，微笑着，低聲的，清

晰的複誦：

『「他底可怕底命運教訓我們，

不要空談純粹服從。

倘若我們被命令去作錯事，

我們應該堅定倔強不動。」』

『不要忘了這個，我底孩子！』

他把我推上前去，問：

『你能够寫麼？』

『不。』

『你得學；學會了之後把你祖母底故事寫下來。你會發現這是有價值底的，我底孩子。』

於是我們變成了朋友；從那一日起，我隨時只要一想他就去看他；我常在一隻箱子上或雜物堆上，看着他鎔鉛，把銅燒得通紅，用一個精緻有光的錘在小砧子在打銅片，或者拿着銼刀和

精細如絲的金鋼沙鋸子在工作。他在一把合式底銅秤上稱量東西；當他倒各種流質進肥大底白管子去的時候，他注視着牠們一直到冒煙，而房裏充滿了辛辣底氣味，然後他繃着臉去參考一本厚書，咬着紅嘴唇，發出乾燥而低長的聲音：

「哦，沙龍的玫瑰——！」

「你在作什麼？」

「我在作點東西，我底孩子。」

「什麼？」

「啊——那我不能告訴你，你不會懂得的。」

「祖父說他以爲你在造假錢，並不是意外的事。」

「你祖父唔好，他總是有所爲纔說的。錢是無聊的東西，我底孩子。」

「不有錢怎麼能買麵包呢？」

「唔，是的；我們要牠就爲這個，這是真的。」

「而且也爲買肉。」

他沉靜地微笑着，那慈祥之態真令我吃驚；並且提着我底耳朵說：

「和你辯論是無用的。你倒會說。我還是靜默的好。」

有時他中止了他底工作，坐在我旁邊儘注視着窗外，看雨點輕打在屋頂上，院子裏的草怎樣長着，以及蘋果樹怎樣脫落牠們底葉。「好事情」是吝惜言語的，可是他所說的却都中肯；幾乎是常常，當他要我注意什麼東西的時候，他用手肘輕輕地觸我一下，我用眼睛示意以代替言語。這院子裏的東西從來沒有什麼引我特別注意的，但是一經他這麼一觸和示意，牠就顯出不同底色相，凡所見的似乎都有注意的價值。一個母雞在跑，又站在發光的池邊看牠映在水裏的影子，輕輕地舉起爪來，好像要去抓那影子似的。

「貓這東西無聊而靠不住，」「好事情」安靜地說。

有一隻金紅公雞，麻麻，飛在花園籬上站着，努力想站穩自己，扇着翅膀，搖搖欲墜的樣子；他看着好不耐煩，伸出頭去，惱怒地低語：

「一個自大底將軍，有什麼了不得的。」

蠢笨底伐利伊走過，脚沉重地踏在泥裏，像一匹老馬；當他眯着眼仰望天空的時候，那臉上的兩個高顴骨似乎張開了，蒼白底秋光浮在他底頰上，他底外衣上的銅鈕扣發着晶瑩底光。這韃靼站定了，用灣曲底指撫摩着牠們——「好像這是他特有的獎章似的。」

我附從着「好事情」日益加緊，加固，以至於在我孤獨愁苦的時候或快樂的時候我都覺得不能離開他。雖然他自己是好靜的，而他不禁止我隨便談我所想到的事；祖父却不然，往往截斷我底話，嚴厲地說：

「不要饒舌了，你這鬼的磨子！」

祖母也是充滿了自己底的意見，既不肯聽也不承認別人的意見；但是「好事情」常常注意聽我的饒舌，而且屢次微笑地說：

「不，我底孩子，那是不對的。那只是你自以為如此吧了。」

他底簡潔的話用得很恰合，總是在絕對需要的時候；他似乎能够看穿我心和腦的外殼，一

直看到這裏面進行着的一切，甚而至於我還沒有說出來的無用底，不實底字——他看見了牠們他，就用這麼一下子把牠們割斷了：

「不對，孩子。」

有時我有意要引出他這魔術一樣的才能。我造作一些事情，當作真有過似的告訴他；可是他聽了一會就搖頭。

「唔——那是不對的，我底孩子。」

「你怎麼知道呢？」

「我能够覺出來，我底孩子。」

當祖母去西尼廣場汲水的時候，她常帶我一同去；有一次我們看見幾個市民毆打一個農夫，把他推倒在地上，像一羣狗拖拉一個狗似的。祖母解下水桶的鏈環，揮舞着牠飛奔去救援，牠一面跑一面叫我：

「你走開吧！」

但是我怕，我跟在她後面，開始擲小圓石和大石塊在那些市民上，她卻拿着鏈環闖入他們之間，打他們底頭和肩。當別的人也來加入的時候，他們跑開了，於是祖母替那人洗他底傷痕。他底臉被踐踏了，當他底髒手指摩着破鼻子的時候，他叫喊而且嗆咳，血從他底指下迸出來，灑在祖母底臉上，這使我很嫌惡；她也驚呼了一聲，猛烈地顫動着。

纔一到家，我就跑到這寄宿者那裏，把這一回事完全告訴他。他放下工作，站在我前面，從他底眼鏡下面嚴重而固執地看着我；然後他忽然打斷我底話，異常動聽地說：

「這是很好的，我斷言——很好！」

我被我所親見的光景吸引住了，他底話不足以驚覺我，我依然繼續講那故事；但是他抱我在手上，把我舉起來在房裏遊走。

「這就行了，」他說：「我不再要聽了。你所說的已經够了，我底孩子——完全了。你懂得麼。」

我不高興，沒有回答；可是後來我回想這件事，我很吃驚地發現了他阻止我確是恰當其時。

真的，我說到那裏已經完全了。

「不要留戀着這偶然底事件，孩子；「記憶」不是好事，」他說。

有時當我偶然有些感觸的時候，他告訴過我一些我不能忘記的話。我記得我告訴他我底敵人克里斯尼可夫，從新街來的一個戰士——一個大頭的胖孩子，在戰場上我打不倒他，他也打不倒我。「好事情」留心地聽我訴苦，然後說：

「那是沒有道理的！這樣的力量不要緊。真的力量是在於運動的敏捷。最敏捷的就是最強的。」

第二個禮拜日我底拳頭使用得比以前更快，果然一下子就把克里斯尼可夫征服了，這使我對於這寄宿者的話更加注意。

「你必須學習抓住各種東西，知道麼？要懂得怎樣纔能抓住是很難的。」

我完全不懂得他底意思，可是我無意中記起這個和其他這一類的話；而尤其是這一句，因為在簡單裏含着神祕。其實，要抓住石頭，麵包，一隻杯子或一個錘子，並不須要怎樣的巧妙！

可是在這家宅裏，大家對於『好事情』一天比一天冷淡了；甚至於快活女人的馴貓也不跳在他底膝上，而只跳在別人的膝上了，當他親熱地叫牠的時候，牠也完全不理。因此我打牠，扯牠底耳朵，幾乎要哭求牠不要怕這人。

『這是因為我底衣服上有酸素的味——牠不肯近我就爲這個，』他解釋了；但是我知道別的人，連祖母也在內，卻有完全不同的解釋——不仁慈呀，不忠厚呀，嫉刻呀。

『爲什麼你老是跟他在一起？』祖母發怒着質問。『他要你教壞了的——你看着吧！』
我一去訪這寄宿者，祖父就厲害地打我，他確信他是一個惡漢。

自然，我不能告訴『好事情』我被禁止和他作朋友，可是我明白地告訴我這屋裏對於他的議論：

『祖母怕你，說你是一個黑魔術家。還有祖父——他說你是一個上帝的敵人，讓你在這裏是危險的。』

他底手摩着頭，好像他是被驅逐了；但是是一個微笑散佈一種光輝在他底粉白底臉上，我底

心緊張着，似乎有一層朦朧底煙霧爬到我底眼上來。

「我看！」他溫柔地說。「這裏可憐的，是不是？」

「是的。」

「這是可憐的，我底青年——是的。」

畢竟他們通知他遷移了。一天，早飯後我到他那裏，我看見他坐在地板上把東西裝置在箱子裏，悄聲吟詠『沙龍的玫瑰。』

「好，現在告別了，我底朋友；我要走了。」

「爲什麼呢？」

他呆呆地看着我，說：

「或許你是不知道的？這房間要給你母親住。」

「誰說？」

「你祖父。」

「他說謊！」

「好事情」把我拉近他；當我靠近他在地板上坐下的時候，他溫柔地說：

「不要生氣。我以為你知道了不告訴我；我以為你待我不好。」

他曾經顯出悲哀和煩惱正是因為這個。

「聽着！」他說，幾乎是悄語。「我告訴過你不要來看我，記得嗎？」

我點點頭。

「因此他們討厭你，是不是？」

「是的。」

「但是我不願使人討厭你，孩子。我知道，你看，果然我作了你底朋友，你就和你的家庭發生亂子了。我沒有錯吧？現在，你可知道我說那個話的理由了麼？」

他說話的神氣，差不多好像一個與我同年齡的孩子，我喜歡他底話，好像另有一個我自己在我旁邊。我覺得我早就知道這個了，我說：

「我早已知道這個了。」

「好，就這麼吧。我說的話應驗了，我底小鴿子！」

我心裏苦痛到幾乎不能忍耐。

「爲什麼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愛你？」

他兩手圍抱着我，貼緊了他，低眉看着我，說：

「我是異類吧——你看就是這麼一回事。我不像他們——」

我捏着他底手，不知說什麼纔好；其實，什麼也說不出來。

「不要生氣！」他又說；並且湊近我底耳朵悄悄地說：「也不要哭。」但是在這時候他自己底眼淚就不斷地在他底污染的眼鏡下面流着。

然後我們照常默然坐着，間或有一兩句話打破了沉寂。他走的那一晚，他很禮貌地向各個告別，並且親熱地擁抱我。我送他到門前，看着他坐着二輪車，巔簸着走上凍結的小山。

祖母即刻就去掃除那髒房間，而我卻在那裏從這一角走到那一角，來回地走，意思是要阻

止她。

「出去！」她撞着我的時候說。

「你們爲什麼要趕他走？」

「不要講你不懂的事體。」

「你們是些愚人——你們全是！」我說。

她拿溼底擦地布打了我一下，說：

「你瘋了嗎，小光棍？」

「我並不說你，我是說別人的，」我盡力和緩她；可是不成功。

晚餐的時候，祖父說：

「好，謝謝上帝，他走了！有一天我看見他拿着一把小刀向着他底心口，這在我看來，並不是意外的事。唉！他真該走了。」

我打碎了一把湯匙，算是報仇之後，即刻又恢復了我底忍怒不言的常態。就這樣結束了我

對於本國的朋友的無限底連鎖的第一個友誼——她底人民之中的真正最好底。

第九章

我想像幼年的我就像一個蜂房，那些單純、渾樸底人們的一切言動，像蜂運蜜一樣，把他們關於人生的智識與思想送進裏面去，以他們所給與的，大量地豐富了我底靈魂。這蜜常是污穢底，苦底，但是究竟也一樣地是智識——而且是蜜。

「好事情」別去之後，彼得叔叔成了我底朋友。他底外貌像祖父一樣，枯槁整齊，乾淨；可是他比祖父更矮更小。看來好像一個青年人為湊趣而穿着老人衣服似的。他底臉縐得像一方塊製熟了的很好皮子，有着黃眼白的活潑可笑的眼珠，在那些縐紋之中，像山雀在籠子裏一樣跳躍着。他底黑髮，漸次有些灰了，捲曲着，下垂底鬚子也有許多小圈，而他抽着底那煙管也冒着像他底頭髮一樣顏色的連環；他底言語的風格是文雅底，而又富於奇妙底字句。他說話常用一種和你密談似的聲調，而且有時還很親熱，然而我總以為他是在戲弄別人。

「我初去到她那裏的時候，那伯爵夫人台諦那——她的名字是里克生夫娜——告訴我，

「你作個鐵匠吧，」可是不久又叫我去幫助園丁。「不錯，我沒有留心，只因為我沒有作過工人，而且我叫你去作這事是不對的。」後來她又說，「現在，彼得斯加，你得去打漁。」反正打漁不打漁在我都一樣，但是我可喜歡「告別」了打漁，謝謝你——而且我到城裏來作車夫。我就在這裏，那裏也不去。這變化究竟對於我也沒有什麼好處。我所有的唯一底東西是一匹馬，這使我想起伯爵夫人。」

這是一匹老馬，純白底，可是有一天，一個喝醉了的畫匠開始用各種顏色畫在牠上，而且還沒有畫完。牠底腿是脫節的，這馬好像許多破布縫成的似的；牠有一雙昏暗喪氣的眼睛，露骨底頭由那浮腫老朽的皮連繫在這破布堆上。彼得叔叔對這畜生十分敬重，叫牠「唐哥。」

「爲什麼你用基督的名字叫那動物？」有一天，祖父問。

「沒有這麼一回事，伐西里夫，沒有這麼一回事——我完全尊重基督的名字。基督沒有唐卡一類的名字——只有「唐諦亞那」。」

彼得叔叔是受過教育而很能讀書的，他常和祖父辯論聖者之中誰爲最聖；而且儼然地裁

判古時的罪人，那態度一個比一天更嚴重。罪人之中最難處理的是阿巴沙龍。有時這辯論純粹是文法底形式的，祖父說應該是「梭格里許孔，比然戈諾伐孔，尼勃拉夫多伐孔」而彼得叔叔卻固執着說：「梭格里許沙，比然戈諾伐沙，尼勃拉夫多伐沙。」

「我這樣說，而將又那樣說！」祖父憤然地說，臉色發青了。然後嘲笑着：「伐沙許沙！」可是彼得叔叔包在煙霧裏，怨恨地問：

「你那「孔」是怎麼用的？你以為上帝注意牠們麼？當上帝聽我們的禱告是：「祈求你怎樣喜歡，祈求你喜歡什麼，」的時候他說什麼呢？」

「出去，里克先！祖父怒呵我，綠眼睛發着光。

彼得很喜歡乾淨整潔。他走進院裏的時候，常把那些碎片，破瓦片，骨頭拋在一邊，罵說：「這些東西是無用的，卻都擱在路上。」

雖然他常是多言底，好脾氣底，快活底，然而有時他底眼光暗淡而凝滯，就像死人眼睛一樣，他擠進角落裏，坐着生氣，啞瘖得像他底姪兒一樣。

「你怎麼啦，彼得叔叔？」

「不要管我的！」他黯然嚴肅地說。

住在我們新街的一間小房子之中的一位紳士，前額長着些瘤子，他有些非常特別底習慣；星期日，他常坐在窗裏，用汽槍射擊狗，貓，母雞和烏鴉，以及一切在他眼界以內他所不喜歡的東西。有一天他射擊『好事情』，那子彈沒有射穿他底皮外衣，而有幾顆卻落在他底袋裏。我永不忘這寄宿者看着那黑藍子彈的有趣底表情。祖父竭力勸他去告官，但是他把子彈拋在廚房的角落裏，回答說：

「這不算是什麼。」

後來我們善射者放了幾個子彈在祖父底腿上，他怒極了，就去報告官廳，而且用心去徵集別底受害者和這街上的證人；但是這犯法者忽然不見了。

至於彼得叔叔呢，他只要一聽見街上的槍聲——倘若他在家裏的話——他就匆匆把一頂有大護耳的禮拜日的大帽子戴在鐵灰色底頭上，跑出門去了。他在街上，把兩手藏在背面的

衣服下面，那衣服就公雞尾似的凸了起來，並且還挺着肚子，於是大搖大擺地昂然沿着逼近射手那一面走去，一會又轉回來。他一次又一次地這樣做，我們全家的人都站在門前瞅着；那好戰底紳士的紫臉出現在窗上，還有他底妻的顏色鮮艷底頭靠在他底肩上，比徒林加院裏的人也都出來了——只有那死灰色的阿尾斯羊尼可夫家毫無活氣。

有時彼得叔叔的巡行毫無結果，這獵戶分明是以他爲不值得顯示他底射術之精的；可是有時那雙筒鎗就連連放射了。

「嘭！嘭！」

彼得叔叔悠然緩步回到我們面前，大爲高興地嚷着：

「他底每顆子彈都打在空中處了！」

有一次，有幾顆子彈射進了他底肩裏和頸裏；祖母用針替他把他們取出的時候，勸告他說：「你爲什麼平白地去湊那野獸的趣？有一天他總要打瞎你底眼的。」

「不可能，伊凡娜，」彼得輕蔑地叫喊。「他算不得射手。」

「可是，你爲什麼要湊他底趣呢？」

「你以爲我湊他底趣嗎？不！我喜歡惹惱他。」

而且眼望着攔在手心上的取出底子彈，說，

「他算不得射手。可是，從前，在我的女主人伯爵夫人台諦那里克生夫娜的家裏，有一個軍人，馬孟伊里奇。他化了許多工夫在婚姻的義務上——丈夫們同是他底僕從——所以他忙碌於她的左右；可是能放槍，倘若你喜歡——他單用鐵彈丸；不用別的。他把傻子伊格那斯加放在離他四十步左近，掛一個瓶子在他底皮帶上，叫他兩腿分開，那瓶子就空懸在中間；那傻子一味只是開着腿憨笑，馬孟伊里奇拿起手槍——啪！——那瓶子粉碎了。不過，不幸，傻子給牛蠅或什麼咬了一口，他一動，彈丸鑽進了他底膝上，正打着膝蓋。醫生叫來了，割掉那腿；纔一分鐘工夫就完事，那腿拿去埋了……」

「但是那傻子怎麼樣呢？」

「唉，他還不是好好的！傻子要腿和手幹什麼？他底傻氣就够他吃喝有餘了。大家都愛傻子；

他們是全無傷害的。你知道這話吧：「與其作庸人，不如作愚人；那時他們底害處更少些。」

這一類的話祖母不以爲奇，靜聽了一刻鐘，可是我很不舒服，我問彼得叔叔：

「那紳士任何人都可以殺嗎？」

「爲什麼不可以？他自然可以的嘍……他甚至於還決鬪。一個育蘭人來拜訪台諦那里克生夫娜和馬孟爭吵起來了，在一分鐘之間，他們都拿起手槍，到公園去；在那池邊的道上，育蘭人射穿了馬孟底肺。馬孟擡到墳場上去了，育蘭人遣送到高加索……一切事纔一小會就完了。他們自己人互相對待就是這樣的。對於農民和他們以外的人那就說不上這個了。人民不必替他們憂慮那麼多；他們也不替他們自己憂慮……然而有時他們究竟也有憂慮——爲他們底財產。」

「唔，他們那時並不顧慮這許多，」祖母說。

彼得叔叔贊成她：

「那是真的……他底財產……是的，那值得許多。」

他常常耐心地親熱着我，好脾氣地對我說話，好像我是個成人，直看着我底眼睛；然而我總覺得他有些我不喜歡的地方。他款待我果醬，給我剩下的薄麵包片，從鎮裏帶麥芽薑餅給我，常常用鎮靜的聲調和談話。

「你長大了要作什麼事，青年紳士？你要進軍隊或是作文官？」

「進軍隊。」

「好！這年頭軍人生活是不苦的。教士的生活也不壞……他所作的不過是唱歌和祈禱上帝，而且又不長。其實，一個教士比一個軍人容易……可是打漁的事還更容易；那完全不需要教育，只是一個習慣的問題。」

他有趣地模擬着魚在餌邊盤環的樣子，以及鱸魚、青魚、鯉魚被釣着以後的跳躍。

「現在你被祖父打你就惱怒了，」他安慰地說：「可是你不有理由因此動怒的，青年紳士；打是你的教育一部分，你所挨的總不過是孩子的玩藝罷了。你要看我底女主人台諦那里克生夫娜那纔叫作鞭撻呀！她打得真好，她能够！而且她特爲這個養着一個人——名叫克里斯杜菲」

——他的工作作得很好，所以常有鄰近的貴族送信給伯爵夫人：「請台諦那里克生夫娜派里斯杜菲來鞭打我們的僕從。」而她也常讓他去。

以他底誠實的態度，他詳述伯爵夫人穿着白紗外衣，戴着輕薄的天青頭帕，怎樣坐在階沿上靠近石柱的一把紅手椅上，看着克里斯杜菲在她面前鞭打農夫，男底和女底。

「這克里斯杜菲是從里亞讓來的，看着就像一個流浪人，或小俄羅斯人，那鬍子翹起來高過了耳朵，剃過鬚的醜臉全是藍的。他是一個傻的，而同時又裝作不許別人問他無聊問題的樣子。有時他倒水在杯裏去捕蠅或油蟲，那是甲殼蟲一類的，然後他拿到火上去煮牠們。」

我對於這一類的故事很熟悉，我從祖母和祖父口裏已經聽過了。雖然不同，卻又異常的相似；無非是說人們被虐待，被辱罵，被驅逐，而我厭倦了這些，不願再聽的了，我就告訴這趕車的：

「告訴我別樣故事吧。」

他所有的縐紋全都集到嘴上來了，一會又都散到眼上去，他慇懃地說：

「不錯，聽厭了！好，從前我們有一個廚子——」

「誰有？」

「伯爵夫人台諦里克生夫娜。」

「爲什麼你叫她台諦安？她不是一個男人，她是嗎？」

他尖聲地笑了。

「她自然不是。她是一位太太；然而她有上髭。她是黑底……她來自黑種的德國……他們是黑奴一類的人。好，我們是正在說這廚子呢——這是一個有趣的故事，青年紳士。」

而所謂「有趣的故事」是一個廚子弄髒了一個魚肉餃子，於是主人逼他把所有的全吃完了，於是他病了。

「這一點也不有趣！我生氣說。」

「唔，你底有趣故事是怎樣的來吧！讓我講一個好的。」

他又湊了一個冗長無味的。

偶然，在禮拜日或節日我們接待來訪的表兄弟們——這懶惰而憂鬱的賽士加米起海羅

夫，和這整齊而無所不知的甲可夫。有一次，我們三個巡遊到屋頂上的時候，看見一個紳士穿着綠底皮外衣，坐在比徒林加院裏的靠牆的一堆木頭上，在玩弄幾隻小狗；他底小而黃底禿頭暴露在那裏。有一位表兄就提議偷一隻小狗，他們立刻發表了一條巧計：他們下去到街上，在比徒林加院門口等待着，而我呢，就用什麼東西使這紳士大吃一驚；當他受驚跑開的時候，他們立刻衝進院裏抓起一隻小狗。

『可是我怎麼能够使他吃驚呢？』

『吐口水在他底禿頭上，』我底一個表兄提議。

可是，吐口水在人頭上不是可惡底罪麼？可是，我聽了又聽，而且親眼看見，他們所作的比這更還壞的許多事，於是我憑着一向的僥倖，忠實地去完成這契約上的我底義務。

一個可怕的咆哮和情形發生了；一千全付武裝的男女，由一個好面孔的青年官長率領着，衝出比徒林加家，進了這院子，而我底表兄們在這暴行發作的一瞬間，悄然沿街走去了，全不知道我底狂野底惡劇，我作了祖父的鞭撻的唯一承當者，比徒林加宅的居民對於這完全滿足了。

我遍體受了傷，躺在廚房裏，彼得叔叔穿着他底最好底衣服，很高興地來到我面前。

『你真想得出來這樣滿有意思的好玩藝，青年紳士，』他私語着。『那傻老羊正該這麼一下子——吐他口水下次——用一個石子在那爛頭上！』

我底眼前現出那紳士的圓底禿頭，和孩子似的臉，而且我記起他用小手摩着他底黃頭皮的時候，他是怎樣黯然喪氣地叫喊，恰像那些小狗一樣，我爲羞愧所昏眩，恨極了我底表兄；可是在我看見這車夫的繃臉的瞬間，我忘記了一切，那臉波動着一種一半可怕一半可厭的表情，和祖父打我時候的臉一樣。

『出去！』我叫喊，而且用脚和手打他。

他嗤嗤地笑，從他肩膀上瞥了我一眼，出去了。

從那時起，我再不願意去和他交談；其實是我避開他。可是我開始偵察他的行動，模糊覺得要發見他的什麼。在比徒林加家事件不久之後，又發生了別的事。對於阿尼斯羊尼可夫家我久已懷着非常好奇之念，我想像那灰色外觀裏面藏着一種神祕底浪漫故事。

比徒林加家常是充滿了喧嘩和歡笑；許多漂亮底太太住在那裏，常有官長和學生來訪問，轟笑歌唱和玩樂器的聲音不斷地從那裏送出來。這家宅的臉面常是笑嘻嘻地，還有擦得很亮的玻璃窗。

祖父不喜歡這一家。

「他們是些邪教徒……無神之民，他們全是！」他批評那裏的居民，對於那些婦人加上了
一個可厭的名詞，這名詞又經彼得叔叔用同樣可厭底，惡意底字解釋給我聽。

可是這嚴肅靜底穆阿尼斯羊尼可夫家卻引起祖父的尊重。

這一層而頗高的家宅立在一片修治得好的草坪上，空地上有一眼井，井上蓋着一個房頂，支住在兩棵柱子上。這家宅似乎想用力往後退，好像要避開這街市似的。有兩道鑿成弧形的窗子，離地頗遠，那鋪着灰的玻璃上反映着陽光底虹彩。門道的那一邊有一間平房，很像這家宅的正面，甚至於連那三道窗子，但是他們是分離着的；四圍築着灰色的牆，窗框和窗格都塗着白色。那盲底窗子顯出不幸底模樣，這間儲蓄室加在這家宅所有的印象上，似乎要想隱藏起，逃避注

意。全個家宅帶着那空馬廄，和車房以及洞開的門戶，有一種啞然憤怒或祕密自矜的暗示。

有時一個高大底老人，兩頰是剃過的，白鬍子不自然地翹着，像一些針一樣，跛行着出現在那院子裏。在別的時候，又見另一個老人，有鬍子，鉤鼻子，從廄裏牽出一匹長頸子的灰色牝馬——一個窄胸細腿的畜生，牠低着頭，爬行着，好像一個剛纔走進院裏來的阿諛底尼姑。那跛脚漢用手掌打馬，牠呼嘯着，大聲喘着；一會牝馬又躲進那黑廄裏去了。我常想那老人想要離開這家宅，可是不能，因為被魔住了。

差不多每天從午間到晚上都有三個小孩在那院裏玩，全穿着灰底上衣和褲子，戴着完全一致的帽子，全都是圓臉灰眼睛；他們相像到只有從他們的高度上可以分別出來。

我常從圍牆上的一個孔裏儘看他們，他們卻不能看見我，可是我想要他們知道我在這裏。我羨慕他們在一起玩着，這樣高興，這樣友愛，而那玩法也是我沒有見過的；我愛他們的服裝，他們的互相體恤，而尤可注意的是那兩個年長的孩子對他們底小弟弟的行動，那是一個滿有趣底小人物，頂活潑底。倘若他跌倒了，他們就笑——一個跌倒了，別的都笑，這是他們底習慣——

可是這笑裏毫無惡意，他們即刻就拉他起來；倘若他底手或膝弄髒了，他們就用樹葉或手巾替他揩手指和褲子，中的那一個馴良地說：

「這，笨喇！」

他們從來不爭吵，不哄騙，而全都是伶俐底，強健底，不易疲乏底。

有一天我爬在樹上，對他們呼嘯；他們睨住了一會，又若無其事地互相拉攏來，擡頭望見我之後，悄悄地在談論着。我以為他們預備要用拿石子打我了，我立刻從樹上滑下來，裝滿石子在衣袋裏，連外衣的前襟也裝着石子，再爬到樹上去；可是他們正在這院子的別一角上玩，離遠了我，而且顯然忘記了關於我底一切。爲此，我很悵惘；第一因爲我不願作開覺者，第二因爲恰在這時候有人從窗上叫他們：

「你們現在該回來了，孩子們。」

他們順從地走了，可是並不忙，像雁一樣排成單行。

我常坐在高過牆頭的樹上，盼望着他們邀我去同他們玩；可是他們不，然而在精神上我已

經常和他們玩了，並且，有時神往於那遊戲，以致高聲叫喊和歡笑起來；這時，他們全都仰視着我，又悄悄地談論着，而我呢，爲中心的撩亂所壓倒，自己墜落在地上。

有一天，他們玩「捉迷藏」，當着輪到中的那一個去找的時候，他站在靠儲蓄室那一角上，老實地閉了眼睛，一點也不窺看，讓那兩兄弟跑去藏躲。大的那一個敏捷地爬進儲蓄室後邊的棚裏的大雪車裏，可是，小的那一個滑稽地儘在井邊旋轉，慌張着不知躲在那裏好。

「一——」大的那一仙喊，「二——」

這小的跳在井邊上，抓住那繩子，跨進桶裏去，桶在井邊上撞了一下，發出重鈍的聲音，忽然落下去了。當我看見井上的擦過油底滑車輪怎樣快地寂然轉動的時候，我駭呆了，但是我即刻明白了這情景的可能性，我跳下那裏去，叫喊：

「他掉進井裏去了！」

中的那一個和我同時到了井邊；他握住繩子往上拉，卻又失了手。我恰在這時抓着繩子，大的一個也來到，幫我拉起那水桶說：

「好人，請！」

我們一會就把那小的拉了上來，他很害怕；有血滴在他底右手指上，面頰也擦傷了。他濡濕了袖子，滿臉青白色；可是他微笑了，聳聳肩頭，緊緊地閉上眼，又微笑一個，緩慢地說：

「啊——我跌——下去了麼？」

「你發瘋了，作這樣的事！」中的一個說，伸手抱着他，用手巾去擦他臉上的血；這大的縐眉說：

「我們還是進去的好。這是無論如何都不能隱藏的——」

「你們會挨打麼？」我問。

他點點頭，然後伸出手來，說：

「你來得好快呀！」

我喜歡他底贊美，但是我來不及去握他底手，因為他又轉去和兄弟們說話去了。

「讓我們進去吧，不然他會受涼呢。我們就說他跌倒了，不必說井的事。」

「是」小的附和說，聳着肩。「我們說我跌在泥潭裏，好吧？」他們走了。

這一切進行得真快，我回顧我攀着跳下來的那樹枝還在動搖，還在落着許多黃葉。

那兄弟們有一星期不再進這院裏來了，當他們又出現的時候，比以前更爲熱鬧；那中的看見我在樹上，就親恰地叫我：

「來這裏和我們玩。」

在儲蓄室的房頂下，我們聚集在那老雪車裏邊，小心地互相測量着，我們有一個長的會話。

「他們打你們了嗎？」我問。

「很打了！」

我難於相信這些小孩會像我一樣地被打，而且爲他們的緣故我覺得憂愁。

「你爲什麼要捕鳥？」這小的問。

「因爲我喜歡聽牠們唱。」

「但是你不應該抓住牠們；爲什麼你不讓牠們隨意地飛呢？」

「好，我以後不捕了，好吧！」

「你不是剛纔捕着一個麼？可以給我麼？」

「給你……那一類的呢？」

「一個活的，在一個籠裏的。」

「一個金翅鳥……你要的是。」

「貓會吃掉牠，」這小的說：「而且爸爸不許我們玩牠。」

「是，他不許玩牠，」那大的附和說。

「你們有母親麼？」

「不，」那大的說，但是中的加以修正：

「我們有一個母親，可是她不是真正我們底。我們底死了。」

「別的這一個叫繼母，是嗎？」我說，那大的點頭說「是。」

他們三個全都沉思着，臉色陰暗起來。我知道繼母是像祖母常告訴我那樣的，我明白這突

然的沉思。他們坐在那裏，互相擠着，很像一行豌豆在一個筭裏；我記起了用詭計奪取了真母親的地位的惡繼母。

「你們底真母親會再回來的，看着吧，」我確信地說。

這中的聳着肩頭。

「如果她死了，她怎麼會沒有這樣的事？」

「沒有麼？好上帝！不是有好幾次死了的人，甚至於被斫成細塊，只要灑上聖水就活回來了嗎？有好幾回，死者並不是真死，也不是上帝叫他死，只是女巫或術士的作惡！」

我開始興奮地把祖母底故事告訴他們；但是當初那大的只笑，後來低聲說：

「這些童話我們全都知道了！」

他的兄弟們靜聽着；小弟弟底嘴唇閉着而且突起來，那中的一個低頭到膝上，握着圍在他頸上的哥哥底手。

黃昏將近黑夜了，紅雲懸在屋上，我們前面忽然出現一個白鬚老人，穿着肉桂色底衣服，長

得像教士穿的一樣，戴一頂粗毛帽子。

「這是誰？」他指着我問。

這中的站起來向祖父家那一面點着頭：

「他從那裏來的。」

「誰邀他到這裏來？」

孩子們默然爬下了雪車，走進屋裏去了，更使我想到了雁的羣。

這老人底手像鉗子一樣握着我底肩，把我從院裏推到門前。淡淡地有點恐怖，我想要哭，可是他挾住我如此久，脚步又如此快，我還來不及哭而我們已到街上了，他站在小門上，揚起手指向我恐嚇說：

「你不再敢來近我了吧！」

我勃然大怒。

「我從來不曾要來近你，你這老鬼！」

他底手二次又捉住我，拖着我一直沿街走去，當他問我，「你底祖父在家麼？」的時候，那聲音就好一把錘子打在我底頭上。

他證實了祖父在家，這真可悲，祖父站在這威嚇底老人前面，仰着頭，鬍子往前翹着，呆鈍底圓底，魚似的眼睛突了出來，一面急促地說：

「他底母親不在，你看，我又是個忙人，所以沒人照管他；請你寬待這一次，團長。」

團長激怒了，跳躍着，像一個瘋人，一直到我被拋進彼得叔叔的車中，這纔勉強地走了。

「又鬧亂子了麼，年輕的紳士？」他一面卸着馬一面問。「現在你在受罰了麼？」
當我把原委告訴他的時候，他忽然發怒了。

「你爲什麼要和他們作朋友？」他呵斥着。「那些小惡魔！看他們對於你怎樣了！你也連累了他們挨打；你看着吧。」

他這樣嘮叨了好一會，我被打的地方在痛，當初也就傾聽着；但是他底繃臉在如此的波動着，一刻比一刻壓迫着我，而且使我想那些孩子也會被打，而我以爲這是不應該的。

「他們是不應該挨打的；他們全是好孩子。至於你，你所說的每一個字是一個謊，」我說。他直看着，忽然大叫：

「滾出我底車裏去！」

「你蠢人！我嚷了，跳到地上。」

他在院子裏追逐我，徒然用了抓不着我的氣力，他發出一種古怪底聲音：

「我是蠢人，我是麼？我說謊，說了麼？你等我抓着你！」

這時，祖母從廚房裏出來，我就跑到她面前去。

「這小光棍把我氣極了！我有他的五倍年紀，他敢來這樣辱罵我……和我底母親……以及一切。」

我聽見他的謊話說得這樣無恥，我受不住了，只好站着呆呆地瞅着他；但是祖母嚴正地回說：

「現在你就在說謊，彼得，這是無疑的。他絕不會毀傷你或任何人。」

祖父就會相信這車夫的了！

從那時起，我們之間只有默默，可是也有不少的苦鬪；他作出不留心的樣子，想法用纏繩來打我，他把我底鳥籠裏放出去，或者讓貓抓住吃了牠們，又盡可能的機會去祖父面前說我的壞話，而且常常被聽信了。我堅持着他給我的第一個印像——即，他正是像我一樣的孩子而假裝作老人。我磨壞他底樹皮鞋，或在他底鞋子裏面劃上許多裂痕，使他一穿上就崩成碎片；有一天我放許多胡椒粉在他底帽子裏面，使他隨時在打噴嚏，而又不能離開他底工作。

在禮拜日，他時時偵察着我，有好幾次捉着我作犯禁的事——和阿尾斯羊尼可夫家底孩子們講話之類，他就去祖父那裏說故事。

我和那幾個阿尾斯羊尼可夫的相知進步了，給我增加了許多歡喜。在祖父家底牆壁和阿尾斯羊尼可夫家底圍牆之間，有一條小通道，長着榆樹和菩提樹，我在濃密底樹枝隱蔽之下的圍牆上穿了一個半圓底孔，他家兄弟們輪流着來，或兩個一起來，蹲着或跪着在洞面前，我們悠悠地長談着；別的一個卻去偵探着團長的忽然底襲來。

他們告訴我他們底生存是何等的不幸，這使我聽着傷心；他們談論我養着的鳥，和別的許多孩子事，可是他們從來沒有提過他們底繼母和父親，至少，以我能記得的而論。他們也常要我講故事，我忠實地複述着祖母的故事，如果遇着我忘記了的地方，我就請他們等着，我跑去問她提醒我。這喜歡了她。

我告訴他們許多關於祖母的事，有一次那大的深深嘆息了：『你底祖母好像處處都好：我們也有一個好祖母，從前。』

他常這樣的黯澹地說，說許多遭遇到過的事，好像他已經活過一百年而不是十一歲。我記得他底手是瘦底，手指很精緻美觀，眼睛慈祥明亮，像教堂裏的長明燈。他底弟弟們也是可愛底；他們似乎能鼓勵人的自信，使人願意爲他們作些他們喜歡的事；可是那大的是我底寵愛。

我常常如此沉迷於我們底會話之中，以致彼得叔叔逼近了我們我還不知道，他的『又——在——』的呼聲，驚散了我們，各自分飛。

我注意到他的含怒不言的癖性越發越厲害了，不久我一瞥就懂得他作工回來時候所

表現的各樣形態。照例，他開門的態度是安閒底的，門的鉸鏈發出拖長的懶懶底聲音；但是當他不高興的時候，那聲音就非常尖銳，好像牠們在痛哭。

他底啞姪兒前些時已經又結了婚，到鄉間居住去了，所以彼得一個人住在馬廐裏，在一個有一面破窗的低欄裏，充滿了獸皮、煤膠、油汗和煙草的刺鼻底臭味；因為這些氣味，我從來不進他的住所去。他常點着燈睡覺，祖父很反對這種習慣。

「你看！你要燒了我呢，彼得。」

「不，我不會。你不用焦心。夜裏我底燈是放在有水的銅盆裏邊的，」他回答着，眼睛斜瞥在一邊。

現在他似乎無論對誰都是側目而視了，並且久已不問祖母的晚安和帶果醬給她；他底纒臉似乎縮攏了，縐紋加深了，走路是擺左擺右地，兩隻腳扯來扯去地，就像一個病人。

有一天早上，祖父和我在掃除院裏的積雪，那一夜下得很厚了，忽然門梢很響，走進來一個警察，他用脊背把門關好，用一個肥底灰指頭敲門叫祖父。祖父走到他面前，他灣下頭來，那尖長

的鼻子很像要鑿在祖父前額上一樣，說了一會，可是聲音很低，聽不出些什麼；可是祖父急促地回答：

「這裏什麼時候？我的天呀！」

而且他呼號了，可笑底地頓着腳：

「上帝保佑我們！會有這樣的麼？」

「不要這樣大嚷，」警察嚴正地說。

祖父四面一望，看見了我。

「放下你底鏟子，進屋裏去，」他說。

我躲在一個角落裏，看他們走到這車夫底欄下，我見警察脫下右手套，用左手掌打擊着右手，他說：

「他知道我們跟着他。他把馬放棄了，他總躲在這里的某處。」

我跑到廚房裏告訴祖母這般情形；她正捏着生麵團作麵包，她底揉着麵的頭搖上搖下地

聽我說話，然後鎮靜地說：

「他偷了東西了，我猜想。你現在出去吧。這與你何干呢？」

當我再走進院裏的時候，祖父拿着帽子站在門上，交叉着手，仰望着天。他怒容滿面地聳立着，一隻腿在發顫。

「我告訴你進屋裏去！」他叫了，頓着腳；但是他同我一起走進了廚房，叫道：

「來這裏，母親！」

他們走進下一間房裏，悄悄地進行着一個長底會話；可是當祖母回到廚房的時候，我從她的表情上立刻看出有些可怕底事情發生了。

「爲什麼你底面色這樣惶恐？」我問她。

「閉上你底嘴！」她平靜地說。

這一整天有一種壓迫底感情包圍着這家宅。祖父和祖母屢屢交換不安的眼光，在一起談論着，柔緩地吐出一兩個簡單而不懂底字，更加重了不安的情感。

「那屋裏通夜點着燈，母親，」祖父說，又咳嗽。

我們無滋味地忽忽吃了午飯，好像在期望有誰要來。祖父倦怠了，鼓着兩頰，用尖聲埋怨着：「鬼的權力比人還大……你看無論那裏……甚至於我們信教的和僧侶們……這是什麼道理呢？」

祖母嘆息了。

那銀灰色底冬日的每時倦怠地拖延過去了，這家宅似乎越發不安和壓迫。黃昏之前，又來了一個警察，一個紅而胖的，在廚房裏坐在火爐邊打瞌睡，祖母問他：「你們怎樣看出來的？」他大聲回答：「一切我們都看出來了，你不用擔憂！」

我在窗前，啣着一個舊底大銅元在嘴裏，打算把聖喬治和那龍的像印在凍結底窗子的玻璃上。忽然從前庭來了一陣可怕底喧嘩，門扯開了，比徒夫娜發狂地怪叫：

「瞧，看那裏露出什麼東西來了！」

一見這警察，她驚退進前庭去；可是他已抓住她底裙，而且厲聲說：

「等着你是誰？我們是來幹什麼的？」

她被帶住在走廊上，她跪下了，開始叫喊；而她的字和淚似乎梗住她底喉：

「我去擠牛奶的時候，我看見牠……那東西好像是一隻靴子，在加斯梅林家底園裏，是什麼呢？我問我自己——」

但是，這時祖父頓脚大叫：

「你說謊，你蠢人！在園裏你什麼也不能看見，那園牆太高，也沒有孔隙。你說謊；園裏什麼都沒有。」

「小父親，這是實在的！」比徒夫娜呼號着，伸出一隻手向着他，另一隻按着頭。「這是實在的，小父親……我會撤這樣底謊嗎？脚印一直到你家牆脚，雪一路地被踏着，我看進那圍牆裏面，而且我看見……他……躺在那裏……」

「誰誰？」

這質問重複而又重複，可是從她再得不出什麼來了。忽然他們全都向着花園突進，互相擁

擠着，好像一羣瘋子；那裏在那坑邊，雪柔軟地散在地上，躺着彼得叔叔，背靠在燒過底木板上，頭下垂到胸部。在他底右耳下面，有一個深底刀痕，紅底，像一張嘴，肉的碎片牙齒似的突兀着。

我害怕這光景，閉上了眼睛，可是從我底睫毛之間我還能看見我所熟識的那馬鞍匠底小刀，由彼得底右手的黑指握着，放在他的膝上；他底左手被割斷了，沉沒在雪裏。在這車夫下面的雪已經熔解了，所以他底縮小了的的身體深深下沉在柔軟有光的不毛之地上，看着比他生的時候還更爲孩子氣。在這身體的右邊，有一個奇怪底紅印，就像一隻鳥，形成在雪上；但是左邊的雪還沒有觸動着，依然平滑而且亮晶晶底。他底頭臣服地向前低垂着，下頷壓在胸上，擠亂了卷曲的鬚鬚；在許多凍凝底血的紅流之中，那胸前放着一大個銅十字架。他們的一致地嘈雜似乎在旋轉我底頭。比徒夫娜永遠不停地叫喊着，警察大聲命令伐利伊作這樣那樣，而且祖父吼着。

『留心不要躺着他底脚印！』

但是他忽然繃起眉頭，眼望着地，命令似的高聲對警察說：『你不用嘮叨這一套，巡警！這是上帝的事……由上帝裁判……可是你總要嚷出許多無聊話或別的——嚇！』

立刻全都啞然了；他們靜靜地站着，行着深呼吸，低着頭。有些人急促地從院子裏進園來。有些爬在比徒夫娜家底圍牆上，有幾個跌下來的在呼痛；一直到祖父失望地絕叫：

「隣人們！你們爲什麼弄壞了我底覆盆子樹？你們有良心麼？」
這纔大家安靜了。

祖母在猛烈地飲泣，牽起我底手，帶我到房裏去。

「他作什麼了？」我問。

「你沒有看見麼？」她答。

從黃昏一直到夜裏，生客們不斷地在廚房裏走進走出的，別的屋裏也高談着；警察在監視着，還有個教士似的人在寫些什麼，啞啞地像鴨子叫：

「什——麼？什——麼？」

祖母獻茶給廚房裏那些人；在桌面前坐着一個圓球似的，有鬍子的人物，痘疤是他底特色，尖聲地說着：

「他底真名我們不知道……我們能夠察出來的是他底生地是伊拉馬。至於「聾啞子」……不過是綽號……他完全不聾也不啞……他對於這種事很熟悉……其中還有一個第三者……我們要再把他找出來。他們劫掠教堂已經好久了；這是他們所犯的罪。」

「我底天呀！比徒夫娜又叫了，臉很紅，汗出得太多了。」

至於我呢，躺在炕邊上，俯視着他們，覺得他們全都怎樣的又矮又胖，而且可厭呀。

第十章

一個禮拜六的早晨我走到比徒夫娜底廚房附近去捕知更鳥。我在那裏停留了好久，因為那些大膽底紅胸鳥不肯進網去；感人底美麗的他們，儘在銀色底凝雪上嬉戲地跳躍，又飛到雪掩着底覆盆子樹枝上，撒下許多晶瑩底雪花。這俏麗底光景，使我忘記了失敗的煩惱；其實，我並不是一個熱中底獵人，因為我喜歡獵場的偶然事件甚過於那所得底結果，並且我的最大歡樂是觀查鳥的各種行動而想像他們的一切。我全然幸福地坐在雪野的邊境，傾聽着鳥們在嚴冬的透明底寂靜中的啁晰，遠方車鈴的急響也隱約可聞——好像俄羅斯冬天的雲雀的哀歌。

我冥然罔覺地坐在雪裏，覺得耳朵凍疼了，纔收拾網和籠，爬過牆，回到祖父底院裏，進屋裏去。

通着街的門是開了，一個巨大底人引着三匹發汽底馬，駕着一個大底結實的雪橇，在院子外面快活地吹嘯着。我底心一跳。

「你送誰來了？」

他轉過來從臂下看着我，跳在車夫底位上，答說：

「那教士。」

但是我不信；倘若是教士，那末他不過是來看一看一個房客罷了。

「啣，走！」趕車的叫，他用繮繩亂打着馬，一面又快活地吹嘯着。

馬車穿過了原野，我站着目送他們；然後把門關上。我一進這空虛底廚房裏，最先聽見的是隣室裏我母親底有力底聲音，很清楚地說：

「這是怎麼一回事？你要殺我麼？」

戶外衣也來不及脫掉，我放下鳥籠就往前庭跑，撞着了祖父；他抓住我底肩頭，生野底眼睛直看着我，粗莽而又吞吐不清地說：

「你底母親回來了……看她去……等着！」他把我搖動得很苦，腳幾乎站不穩，以致傾靠

在房門上。「去吧……去……！」

我敲用氈和油皮保護着的門，但是我底手凍木了，而且興奮地抖顫着，好一會纔找着門梢；到我輕緩地進去的時候，我在走廊上站着發昏，心亂。

「他在這裏！」母親說。「天呀！長得這樣大了。爲什麼，不知道我嗎……你怎樣穿的衣服……唔，他底耳朵漸次白了！快點，媽媽，給我一些鵝油膏。」

她站在房中間，曲身替我脫下戶外衣，把我簡直當球一樣翻弄着；她底重大的肢體穿着一套煖底，軟底，美麗底衣服，足足有男人底外套那樣大，兩排黑鈕扣從肩上斜行到衣緣。我以前沒有見過這類的東西。

她底臉似乎比從前底小，眼睛卻更大而更陷下；頭髮似乎更黃更亮。她脫下了我底衣服，拋在走廊上，她底紅嘴唇爲厭惡而彎曲着，她底聲音不斷地響着：

「爲什麼不說話？你不喜歡見我麼？吓！多髒的衣服……」

他用鵝油膏擦我的凍傷了底耳朵；她這樣做的時候，從她來了一股芬芳，愉快底香味，疼痛似乎減少了許多。

我挨近她，仰視她底眼睛，那感動是超乎言語之外的，而在她說話之間，我約畧聽見祖母的不快底低聲：

「他很固執……完全管不住。他不怕祖父，甚至……唉，伐利亞……伐利亞！」

「不要訴苦了，母親，爲善的緣故；這是沒有好處的。」

各樣事物在母親面前都顯得渺小，可憐，古老。我也覺得老了，像祖父一樣老。

她把我按在她底膝上，用溫暖，重大底手撫摩我底頭髮，她說：

「他需要有人嚴加管束。而且也是上學的時候了……你喜歡學習功課麼，不願麼？」

「我已經學會了一切我要知道的。」

「你還得再學習一些……爲什麼你長得好強壯呀！」她玩弄着我的時候，她誠摯地歡笑了，那聲調是極高極低的。

祖父進來了，慘白如煙，兩眼充血，憤憤地聳立着，她推開我，大聲問：

「唔，你們商量好了嗎，父親我去吧？」

他站在窗前用指甲刮玻璃板上的冰，默然不動了好一會。這情景是緊張而痛苦，像我往常在這樣緊張的時機一樣，我覺得我全身都是眼睛和耳朵，似乎有什麼東西在我底胸中膨脹着，使我迫切地要哭。

「里克先，離開這房間！」祖父粗暴地說。

「爲什麼？」母親問，又把我拉近她身邊。「不許你離開此地。我不許！」母親站起來，在房裏踱着，正像一朵玫瑰色底雲的流動，又站在祖父的後面。

「聽我說，爸爸——」

他轉向她，吼着，「閉了嘴！」

「你不用呵我，」母親冷冷地說。

祖母從牀上站起來，警戒地豎起指頭。

「唔，伐利亞！」

祖父坐下，喃喃着：

「等一會！我要知道是誰——呢？這是誰……怎樣發生的？」
而忽然地咆哮出一種似乎不是他底的聲音：

「你已經羞辱我了，伐利加！」

「出去！」祖父對我說；我出去到廚房裏，似乎悶閉着不能呼吸，爬到爐上去，久留在那裏傾聽他們的會話，那是隔着間壁可以聽見的。他們的談話不是同時發作，互相打岔，就是長久都沈默着，好像一齊睡着了。他們的話題是一個嬰兒，我底母親剛生的，請別人在養育着；可是，我不知道祖父的惱怒母親是因為她不得他的許可就生小孩呢，還是她不把小孩帶到他面前來。

後來他進廚房來了，頭髮蓬鬆着；他底臉是青白底，又似乎很疲倦。和他一路來的祖母，在用斗蓬的襟拭着頰上的淚。他坐在檯上，彎着腰，兩手擱在檯上，顫動地咬着蒼白底嘴皮；而她下跪在他面前，安靜而極誠懇地說：

「父親，饒恕她！為基督的緣故饒恕她！你不能這樣避開她。你以為這樣的事不會發生於紳士和商人家中麼？你是知道婦人這東西的。現在，饒恕她吧！沒有人是完全的，你知道。」

祖父背靠在牆上，直瞪着她底臉；他嘆了，帶着一種差不多是哭的苦笑：

「好——還有什麼呢？誰是你不饒恕的呢？我懷疑！照你底意見，無論誰都是可饒恕的……
唷！你！」

他曲身向着她，握着她底肩，搖她，急促地私語着：

「可是，憑了上帝，你不必煩惱。你不會找到我的饒恕的。這裏我們是——差不多在我們底墳墓裏了——在我們底末日還受這樣突如其來的懲罰……這裏沒有安息也沒有幸福對於我們的……也沒有……還有什麼……記着我底話……在我們的死以前我們定要作乞丐哩——乞丐！」

祖母握起他底手，坐在他旁邊，溫和地笑着說：

「唉，你可憐底東西！你這樣怕作乞丐。好，就算我們都成了乞丐吧？當我出去乞討的時候，你所要作的不過是待在家裏吧了……他們會給我的，不要怕……我們還要得到許多；所以你把那麻煩的事拋在一邊罷。」

他突然迸出笑聲，搖着頭好像一隻羊；摟着祖母底頸子，他挨貼着她，在她面前顯得矮小，縮了。

『唉，你傻子！』他叫。『你有福底傻子……你是我現在所有的一切……你不要煩惱，因為你不懂得什麼。可是你得回顧一下……回憶你和我怎樣地為他們而工作……我為他們怎樣犯罪……可是，就不提這許多吧，現在還要——』

我不能置身事外地再待在這裏了；我底淚禁不住了，我跳下爐子來，投奔他們，悲哀和歡喜絞在一起；因為他們這樣異常友愛地交談着，因為我擔憂他們，因為母親的歸來，因為他們拉着我，哭泣着，擁抱我，撫慰我；但是祖父對我咕嚕說：

『你又在這裏，小鬼！好，你底母親回來了，我想你以後要常和她在一起了。這可憐底老鬼的祖父可以去，呃？祖母使你不干淨……她可以去……呃？——你……』

他推開我們，站起來，憤憤地高聲說：

『他們全都離開我們——全都背向着我們走開了……好，叫他進來。你在等待什麼快？』

點」

祖母出了廚房，他走到角落裏站着，低着頭。

「大慈悲底上帝！」他開口了。「好……您看我們是怎麼的了！」他用他底拳捶他底胸。他這樣作的時候我真不喜歡；其實他和上帝說話的那神氣就常使我厭惡，因為他似乎是在他的創造者面前矜誇自己。

當母親進來的時候，她底紅衣服照耀着這廚房，她坐在桌子旁邊，祖父和祖母坐在她的兩旁，她底寬袖拖在他們的肩上。她鎮靜而嚴肅地講解給他們，他們靜聽着，並不插嘴，好像他們是孩子而她是他們的母親。

種種激動使我很疲乏，我在牀上熟睡了。

這一晚老人們穿着他們最好底衣服出去晚禱。祖母向祖父快活地一瞥，他是穿着燦爛底行會頭目的制服，披着皮大氅，挺着腹部的了；她顧盼着，對母親說：

「看看父親！他不是大……楚楚像一隻小羊。」

母親快活地笑了。

單有我和她在她房裏的時候，她盤起腳坐在牀上，指着她旁邊的一個地方對我說：

「來坐在這裏。現在，告訴我——你是怎樣地喜歡這裏的生活不很喜歡麼呢？」

我怎樣會喜歡牠呢？

「我不知道。」

「祖父打你麼，打吧？」

「現在不多打了。」

「哦……那末，你都告訴我吧……告訴我你喜歡什麼……好吧？」

我不願提及祖父，我就告訴她，在這屋裏，住過一個和善底人，沒有人喜歡他，被祖父趕出去了。當她說「唔，還有什麼呢？」的時候，我知道她是不喜歡這故事的。

我告訴她那三個小孩，以及團長怎樣把我從他家院子裏趕出來；她緊緊地抱着我，聽我講。「好無意思！她叫了，瞪着我，靜默了一分鐘，又注視着地板。」

「爲什麼祖父對你生氣？」我問。

「因爲我作錯了事，在他看來。」

「因爲不帶那小囡囡到這裏來麼——」

她突然大驚，縐着眉，咬着唇；她又笑了，緊抱着我，說：

「噢，你小魔鬼！現在不許你再說那個，聽見麼？再不要提牠——就是要你忘卻了你聽見過說起牠的話。」

她沉靜而嚴肅地和我說了好一會；但是我不知道她說些什麼，而且她已站了起來，開始在房裏閒踱，手指按在領上亂奏弦索似地動彈着，眉毛忽而高揚忽而下垂。

一支淋着油底燭正在桌上燃燒着，反射在鏡子的白面孔上；黑暗底影子沿着地板在爬；一盞燈在角落裏神像面前燃着；目光在穿着冰衣底窗子上銀樣的輝煌着。母親環顧着左右，好像她要在空虛底牆壁上和頂棚上尋找出什麼來似的。

「你什麼時候纔睡？」

「讓我再待一小會。」

「況且，你今天白天已經睡過的了，」她提醒她自己。

「你要出去麼？」我問她。

「到那裏去？」她驚奇地叫；她擡起頭來久久地注視着我底臉，以致我眼睛出了淚。

「你是怎麼回事了？」她問。

「我底頸子疼。」

我底心也痛了，因為我忽然想到她不會久留在我們家裏，她是還要去的。

「你越長越像你父親，」她說，一脚踢開一片鋪席。「祖母告訴過你關於他底事麼？」

「是的。」

「她很愛馬克士——很愛，真的；而且他愛她——」

「我知道。」

母親看着燭光，蹙着眉頭；然後滅了燭，說：「這樣更好些！」

是的，這使空氣更新鮮，清潔，而黑暗，朦朧底影子也不見了；許多目光的明亮底藍斑塊躺在地板上，銀白晶瑩底雪光照在玻璃窗上。

「但是這些時你住在什麼地方呢？」

她說了幾個城市，好像她在盡力記起什麼久已遺忘了的東西；這時她不斷地無聲地在房裏旋轉着，好像一隻鷹。

「你從那裏得來這衣服？」

「我自己作的。我所有的衣服都是我自己作的。」

我喜歡想到她是別人不同的，可是她這樣寡言我卻憂愁了；其實我不問她，她就不開口。她此刻再到牀上來坐在我旁邊；我們無言地待在那裏，互相緊貼着，一直到老人們回來了，發出蠟味或香味，在他們底姿態上有着希有的平靜和溫和。

在節日的晚餐時候，我們都很鄭重地，只交談很少的幾句簡單話，而說的時候好像怕驚醒了一個極敏感底薄睡者似的。

差不多是即刻，我底母親就盡力地擔任起我的俄文功課。她買了幾本書，而我從其中的一本——「聯字」——上，在幾天之內就學會了俄文的讀法；可是我母親一定要我由她的口授去默習詩歌——以致於雙方都煩惱了。

那詩是這樣的：

「波爾沙亞多羅加，勃利亞馬亞 多羅加

勃羅徒拉 尼 馬洛 伯里 諦 烏 波加

諦比 尼 羅尼里 土坡 呢 羅怕打

馬亞卡 諦 可比士 呢 巴溜 波加打。」

但是我把「勃羅徒拉」讀作「勃羅徒伐」，「羅尼里」讀作「羅比里」，「可比士」讀作「可比打」。

「現在，再想一下吧，」母親說。「怎麼會是「勃羅徒伐」呢，小流氓……「勃羅——徒——拉」現在懂了嗎？」

我懂了，然而我一讀又念出『勃羅徒伐』我自己的吃驚也不亞於我母親。

她憤然說我是無感覺和拘執。這真難受，因為我實在是用心去記那該詛咒底詩，而且我能夠在我心中一字不差地默念一遍，可是一到高聲誦讀的時候，牠們總是往錯處走。我憎惡這難於捉摩底詩句，並且有意地開始含混牠們，把聲音相同的字都含混在一起。在我這魔法之下，那詩變成毫無意義的了：這時我覺得喜歡。

可是這種玩藝是不能長久免於責罰的。一天，在很有成功的一個功課之後，母親問我學會了我底詩沒有，我差不多無意識地就喃喃起來：

『多羅加，杜羅加，拖羅，尼多羅加，

可巴打，坡巴托，可委托——』

到我記起的時候已經太遲了。母親站了起來，手擱在桌上，明白地問：

『你是在說些什麼？』

『我不知道，』我遲鈍地答。

「哦，你真知道了！」

「這是些——」

「是些什麼？」

「是些好玩的。」

「到那角落裏去。」

「爲什麼？」

「到那角落裏去，」她平靜地重複說，而神情帶着恐嚇。

「那一個角落？」

沒有回答，她直瞪住我底臉，以致於我底臉紅到發燒，因爲我不知道她要我作什麼。在第一個角上，神像下面有一張小桌子，上面供着一個插着些枯乾花草的瓶；在別的一個角上擺着一隻有包皮的箱子。牀佔了第三角，第四角是沒有的，因爲門就緊靠着牆。

「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我沒法了只得問。

她略爲緩和了一點，默默地摩着前額和面頰；然後問：

「祖父沒有罰你在角上麼？」

「什麼時候？」

「不管什麼時候！他這樣作過麼？」她叫了，用手拍了兩次桌子。

「沒有——至少是我記不得了。」

她嘆了一口氣。「吓！來這裏！」

我走到她面前，說，「你爲什麼對我這樣生氣？」

「因爲你有意含混那詩句。」

我盡力解釋說：我閉上眼睛的時候，是能夠一字一字地記起來的，可是一說出口那些字似乎就變了。

「你真是不是有意那樣的麼？」

我說完全是真的；可是一轉念又覺得不是真的，而我忽然完全正確地把那詩背誦出來了，

在我自己也萬分吃驚，覺得莫明其妙。我站在母親面前，害羞得發燒；我底臉似乎在漸漸長大，我底刺痛底耳朵裏充了血，不愉快底聲響在我底頭裏面紛紛湧起。通過我底淚，我看見她底暗淡，煩悶底臉，她咬着嘴皮，縐着眉。

「這是什麼意思？」她用一種似乎不是她底的聲音質問。「你會這樣作麼？」

「我不知道。我沒有想到！」

「你是太難了，」她說，垂下頭去。「滾出去！」

她開始固執着要我多學些詩，但是我記住那些平滑流動底詩句的能力似乎一天比一天減退，而妄想改變或毀壞那些詩句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加強，而且到了惡毒的程度。我甚至於用一些連我也吃驚的怪字去代替似乎與題目無關的字，和原來的字含混起來。整首詩常常似乎被消滅了，不論我怎樣有意地努力去記，都不能復現在心眼中。王子巴孫斯可夫（我想是他的吧）的動人哀憐底詩，使我眼麻煩了：

在薄暮和早晨

這老人，寡婦和孤兒，

請求人們爲基督的緣故幫助他們。

但是最後一行是：

在窗前乞求，帶着絕望的神氣。

我常讀得不錯。母親，不能當面贊揚我，就詳述我底功績給祖父，他用預言家似的聲調說：

「那全是裝作的！他有精明底記憶。他跟我默習祈禱……他假裝，那全是。他底記憶是很好的。教他就好像雕刻一塊石頭……你會知道那是怎樣的好啊……你可以打他一頓皮鞭。」

祖母也來責難我。

「你能夠記故事和歌曲……歌曲就不是詩麼？」

這全是真的，我覺得很有罪，然而我纔一開始學詩，就不知從那裏像油蟲一樣爬進來一些異樣底字，自成一種詩句：

「我們也有些乞丐在門前，

老人，孤兒很可憐。

他們來哀鳴求食物，

雖然得了好東西，卻去賣給比徒夫娜，

她拿來喂她底母牛，

於是他們暢飲老麥酒。」

夜裏，我和祖母睡在牀上，我常把我從書上學得的，以及我自己所作的，全都背誦給她聽，一直到我倦了爲止。有時她吃吃地嘻笑，但是給我一番教訓的時候居多。

「這樣！你看你所能作的。但是拿乞丐開玩笑是不對的，上帝保佑他們！基督是生活在貧困中的，所有的聖徒也如此。」

我咕嚕着

「我恨貧民，

祖父也恨。

說來可悲，

上帝恕我！

祖父打我，

不拘何時。」

「你在說些什麼？我願你底舌頭會落掉！」祖母生氣地說。

「如果祖父聽見，你還說什麼——」

「他愛聽就聽罷。」

「這樣唐突無禮是你的大錯；這正是使你母親生氣的地方，她就沒有你已經夠煩惱的了，」祖母鄭重而和藹地說。

「她有什麼事？」

「不用管！你不懂得。」

「我知道！那是因為祖父——」

「閉上你的嘴，我告訴你！」

我底命運是艱難底一個，因為我在執意地要尋求一種親屬底精神，但是無人知道這個，我止不住內心的焦燥，於是我隱居在唐突干犯和好持異議之中。母親的功課對於我一天比一天更乏味更困難。我容易地學會了算學，可是不能耐心去習字，而對於文法也很遲鈍。

可是，這些之中最為重壓在我上的是這個事實：我看見也覺得，我母親要在祖父底家中繼續生活下去是很困難的。她底表情一天比一天更慘澹；她似乎用路人的眼睛看待這裏的一切。她常常在窗前坐得很久很久，俯視着花園，什麼也不說，她所有的明麗底色澤似乎已經衰褪了。在教課的時候，她底陷下底眼睛似乎直瞪在我上，牆上或窗上，她用倦怠底聲音發問我，並且即刻忘記了我底答案；她常常對我很生氣——這傷着我底心，因為母親們的行動應該比別的任何人都更好，像她們在故事裏所作的那樣。

有時我對她說：

「你喜歡和我們住在一起麼？喜歡嗎？」

「留心你自己底功課！」她生氣地叫了。

我開始明白：祖父是在作着窘迫祖母和母親的事。他把他和母親關閉在她底房裏，而且聽見他在那裏悲嘆和銳聲底叫喊，那喊聲就像牧人尼加那拉的木笛，是常使我很不快的。有一次，正當這些會話在進行的時候，母親這樣地叫了起來，這家裏的每個人都聽見了：

「我並沒有我並不！」

門拍地關上了——接着是祖父的一陣咆哮。

這事發生在晚間。祖母正坐在廚桌面前替祖父縫衣服，喃喃自語着。門拍地一響，她注意一聽，說：

「啊天呀！她上去到寄宿者那裏去了。」

即刻祖父進了廚房，跑到祖母面前，打她臉上一拳，並且搖着凶狠底拳頭向她呵斥說：

「這些事不要你多嘴，沒有你說的，老鬼婆！」

「你是個老傻子！」祖母鎮靜地反駁，她一面理着打亂底頭髮。「你以為我不說話了麼？我

要常常把我所知道的你底陰謀告訴她。」

他向她直撲了來，用拳打擊她底大頭。

她無意防衛自己，也不還擊，她說：

『打吧！打我，你蠢貨！……這就對了！打我！』

我把牀上的坐褥，毛毯，以及爐子周圍的靴子，向他擲了去，但是他怒極了，沒有注意到這些。祖母倒在地上，他踢她底頭，一直到他自己也踉踉蹌蹌地跌下去，推翻了一桶水。他跳起來。亂嚷着，吹着鼻子，猶野地四顧，然後跑到頂樓上他自己底房裏去了。

祖母嘆一口氣站起來，坐在櫈上，又理她底頭髮。我跳下牀來，她生氣地對我說：

『把枕頭和別的東西放好。這意思！妄想用枕頭打人！這是你的事麼？至於那老鬼，他是瘋了的——這傻子！』

她急促地呼吸着，縐着臉叫我到她面前，灣下頭來說：

『看什麼東西在頭上這樣疼？』

我分開她的厚底頭髮，看見一根髮針深深地插在頭皮裏面。我把牠拔出來；可是又發見一根，我底手指似乎失了運動的能力，我說：『我想叫母親來更好些。我怕呢。』

她推開我。

『怎麼回事……叫母親，真是！我偏叫你……謝謝上帝，她還沒有聽見，看見你呢——立刻給我滾開吧！』

她用自己底靈巧底織花邊的手指，細搜她底厚底頭髮，我也鼓起勇氣去幫助她拔出那兩根更粗而曲底髮針。

『傷了你麼？』

『不很厲害。明天我要用熱水洗我底頭。那時就會完全好了。』

然後，她誠懇地說：『現在，我底親愛的，你不要告訴你底母親他打我，好吧？就沒有這事，他們的感情已經夠壞的了。所以，你不要告訴，好吧？』

『不告訴。』

「那麼，你不要忘了！來，讓我們把這些東西理好……我底臉上有沒有傷痕，有麼？這就好了；這就可以沒事了。」

她又開始去清除地板，我此時從心底裏呼喊出來：

「你真像一個聖者……他們踐踏你，又踐踏你，而你全不以為意。」

「你在亂說些什麼胡話？聖者——你在那裏見過？」

當我坐在爐子旁邊想法報復祖父的時候，她儘在喃喃的自語着。

這是他在我面前這樣可惡和可怕地打祖母的第一次。他底紅臉和蓬鬆底紅髮在黃昏的暮色中直豎在我眼前；我底心爲惱怒而沸騰了，而且因爲不能想出適當底手段而激昂。

但是一兩天後，我被遣到頂樓上送東西給他，看見他坐在地板上，前面有一個開着的箱子，他正在翻看一些紙片；而在一把椅子上擱着他最愛底日曆——厚灰紙的，一共十二頁，每頁劃着與日數相合的方格，每方格有值日聖者的像。祖父很寶貴這日曆，只有在他喜歡我的稀有底時會，纔讓我看一看牠；當我看着那些可愛底小灰色畫片這樣集在一塊的時候，我意識到一種

動搖底感情。我也知道其中幾個聖者的生活——克里克和育里諦，巴巴拉，這偉大底殉教者，潘提里孟，以及別的一些；而我所最愛的是阿里克先的悲哀底生涯，這神底人，和關於他的那些美麗底詩。祖母常常動情地背誦牠們給我聽。一個人若是研究了這樣的一百個人，想着他們都是殉教者，就可以沒有憤激了！

可是我現在決心要撕毀這日曆；當祖父拿着幾片黑綠紙到窗前去讀的時候，我就急忙抓起幾頁，跑下樓去，從祖母底桌上偷起剪子，到牀上去躺着，開始來割掉那些聖者們的頭。

當我割了一行的時候，我纔覺得壞毀這日曆是可惜的，所以我決定剪下那些方塊來，可是第二行還沒有剪完，而祖父已經出現在門口。他問：

「誰許你帶走我底日曆？」

看着散在桌上的方紙片，他把牠們一片一片地拾起來，拿到眼前一看，又甩了去拾別的；他底下顎在歪，鬍子翹起又下去，他的呼吸很費力，以致於那些紙片都吹落在地板上。

「你幹的什麼事？」他到底叫了，拉着我底脚直往外拖。

我倒栽了下來，祖母來抓住我，祖父用拳打她，並且喊着：「我要殺掉他！」

即刻，母親也出現了，我躲在爐子的角落裏，她阻住他，抓着祖父向她臉上揮來的手，並且推

開他說：

「這種不像樣的舉動是什麼意思？你想想吧。」

祖父擲身在窗下的櫈上，咆哮着：

「你們要殺我。你們全都敵對着我——你們每一個！」

「你自己不害羞麼？」我母親底聲音微弱的響着。「爲什麼儘是這麼裝模作樣的。」

祖父嚷着，踢開那櫈子，他底鬍子有趣地直往上翹起，眼睛緊閉着；我覺得他似乎真是在我母親面前害羞了，似乎真是裝模作樣的——而且這就是他閉着眼睛的理由。

「我要用膠把這些碎片粘在棉布上，這樣比原來的還更好呢，」母親說，一瞥那些剪過的和未剪過的。看——牠們都是打纒的和破舊的；牠們都在着呢。」

她對他說話，好像和教我功課時候的聲調一樣，而他呢，立刻站了起來，鄭重其事地整一整

襯衣和背心，咳嗽而且說：

「今天就作吧。我立刻去把別的那幾頁也送給你來。」

他走到門前，又停住在走廊上，用一個彎曲底手指指着我說：

「你還得挨打呢。」

「這是不用說的，」母親附和說，彎下身來問我，「你爲什麼這樣作？」

「我故意作的。他頂好不再打祖母，不然我要剪他底鬍子。」

祖母脫了她底破乳搭，搖着頭罵起來：

「立刻閉上你底嘴，照你所說的。」她拍着地板。「你再多嘴，你底舌頭要撞呢！」

母親看着她，又走過來問我：

「他什麼時候打她？」

「現在，伐伐拉，問他這些事你該害羞的。這是你作的事麼？」祖母生氣地說。

母親雙手抱着她。「啊，小母親——我底親愛底小母親！」

「啊，跟你底「小母親」去去你的！」

她們默然互相窺看着。祖父在前庭頓腳的聲音是能够聽見的了。

.....

當母親初回家的時候，就和快活底太太，士兵的妻作了朋友，差不多每夜都要去前面房裏，那裏不時有比徒林加家的來客——漂亮底太太，和官員。祖父全不喜歡這個，有一天，大家在廚房裏的時候，他搖着羹匙向她恐嚇，咕嚕着：

「你又在走上你底舊路了，該詛咒底現在我們一直到早上沒有得安睡的時會。」

他不久就全辭退了房客，他們去了之後，他不知從什麼地方買來兩付合式底家具，放在前面房裏，用一把大掛鎖鎖起來。

「我們無須乎房客，」他說。「現在我正要自己享受享受。」

於是在禮拜日和節日，有訪客們來了。有祖母底妹子，馬太林娜色幾夫那，一個悍嫉底洗衣婦，大鼻子，條紋底絲衣服，槁枯底黃頭髮；她底兩個兒子也來了——伐西里，一個長頭髮底畫匠，

好性質，快活，衣服全是灰色底；維克多，穿着閃紅色的衣服，像馬一樣的頭，窄臉上全是痣，他甚至於在前庭脫他底套鞋的時候，也像彼得叔叔一樣尖聲唱着，「阿杜里巴巴！阿杜里巴巴！」這真使我吃驚了。

甲可夫叔也常來，帶着他底六弦琴，還伴着一個駝背，禿頭的漢子——一個鐘錶匠，穿着一件長底黑外褂，很有點圓滑底態度；他使我想起到一個修道士。他常偏着頭坐在角落裏，並且用手指拍着他的剃過底，張着底下頷，在奇異地微笑着。他是黑色底，他用一隻眼看我們的那樣子很有些特別；他很少說話，而他最愛說的是：「請不要麻煩；這一點也不礙事。」

當我初見他的時候，我忽然記起好久以前的一天，那時我們還住在新街，聽見門外一陣沉重底鼓聲，就看見有一輛大車，圍繞着許多兵士和穿黑衣服的人，正在從監獄走到廣場去；車裏面的一條橈子上，坐着一個中等身材的人，戴一頂羊毛作的圓小帽，繫着鐵鍊——他底胸上懸着一面黑牌，上面寫着些白色的大字。他低着頭，好像在讀那些字，他搖來搖去的，鍊子叮呤噹啷在響。所以，當母親對這匠人說「這是我底兒子」的時候，我惶恐地退縮了，把手背在後面。

「請不要麻煩！」他說，他底全個嘴驚恐地伸長到右耳根，他抓住我底皮帶，拉攏他去，輕快地使我打了一個轉，讓我走了。

「真不錯。他是一個剛強底小童子。」

我投奔到角落裏，那裏有一把蒙着皮的手椅——大到一個人可以躺在裏面；祖父常誇讚牠，叫牠作「王子格魯辛基底手椅」——我安然坐在那椅上，旁觀着他們，想到成人們享樂的觀念實在可厭，鐘錶匠繼續變換着古怪的模樣，不能不使人不安。

那是一張油膩，活動底面孔，似乎正在溶解，常常輕輕地在動；只要他一笑，厚嘴皮就移到右頰上，小鼻子也跟了去，看來好像碟子裏一團漿糊似的。他底特別翹起底大耳朵也動得希奇，一隻是跟着能看底這一隻眼底眉毛起落的，一隻是和頰骨一致行動；而當他打噴嚏的時候，那兩隻耳朵就好像他底手掌一樣容易掩着鼻子。有時他嘆氣，而且伸出像圓棒一樣的黑舌頭，圓形底運動着，舐那厚而潤濕底嘴唇。這並不引起我的興趣，不過因為有些希奇，不能不看。

他們把茶和甜酒混在一起喝，有燒洋葱尖的氣味；他們喝祖母所作的各種醬液，有些黑如

松脂，有些黃如金子，有些是綠的；他們吃奶油皮，雞蛋，牛油和密作的小圓餅；他們出汗，喘氣，而且妄費許多頌詞給祖母；他們吃完之後，舒服了，安坐在他們底椅上，臉上發光，喘着，懶洋洋地央告甲可夫彈琴。

他抱起他底琴，彈一個不諧和底，急燥底曲：

「啊，我們厭倦了戲嬉，

鎮上，響着我們底自由之聲，

我們把我們底故事，各位，

告訴一位從加然來的太太。」

我以為這音調是淒涼底，祖母也說：

「你爲什麼不彈別的，甲可夫——一首真底曲！馬太林娜，你記得我們常唱的那些麼？」

這洗衣婦披開她底絳繚底外衣，提醒她：

「現在唱的是新樣式的了，馬徒斯加。」

叔父看着祖母，眯着眼睛看，好像和她離得很遠似的，並且固執地依然奏出些憂鬱底調子和愚蠢底詞句。

祖父正在和鐘錶匠進行着神祕底會話，指頭老是指着他；後者的眉毛直豎着，看在母親這一面，又搖頭，他底浮動底臉成了一種不可名狀的新形式。

母親常坐在那兩個色幾夫那之間，和伐西里沉靜地談着，她嘆氣：

「是——啊！那須要考慮。」

維克多微笑，笑了一個吃得意外滿足之後的笑，而且在地板上搓腳；突然迸發出尖銳底歌聲：

「阿杜里巴巴，阿杜里巴巴！」

全體都吃驚了，中斷了談話，全看着他；那洗衣婦用得意的口氣解釋說：

「他是從戲院裏學來的；他們在那裏唱這個。」

像這樣有兩三夜，可紀念的是他們的壓迫底沉悶。後來一個禮拜天的特別彌撒之後，鐘錶

匠在白天出現了。我和母親坐在她房裏，幫她補一塊破了的刺繡，門意外地推開了，祖母面帶惶恐地奔進來，大聲私語說：「伐利亞，他來了！」又立刻去了。

母親並不吃驚，連一根睫毛都不動；可是門即刻又開了，走廊上站着祖父。

「穿好你底衣服，伐利亞，跟我來！」

她坐着不動，也不看他，說：

「來那裏？」

「跟我來，爲上帝的緣故！再不要爭辯了。他是一個善良底人，又有好位置，而且他願作里克先的好父親。」

他說話的態度異常鄭重，兩個手掌儘拍着他底兩側面；但是他底向後曲着底肘在發顫，好像手要往前伸，他卻盡力要牠向後。

母親鎮靜地截住他的話。

「我告訴你，這是作不到的。」

祖父向她進逼了來，他像瞎子一樣伸出手，曲身看着她，又憤然聳立，在喉裏急響着：

「跟我來，不然我就把你拖給他去——抓住你底頭髮。」

「你把我拖給他去，是麼？」母親問，站了起來。她變了臉色，眉頭痛苦地蹙着，一面急急地脫着乳搭和外衣，一直到僅僅只穿着一件內衣，跑到祖父面前說：

「現在，拖去吧。」

他咬着牙，搖着拳頭向她底臉：

「伐利亞！立刻穿好你底衣服！」

母親用手推開他，抓住門栓。

「好跟來了！」

「該詛咒底東西！」祖父喃喃着。

「我不怕——跟來了！」

她開門，但是祖父抓住她內衣，並且跪下了，喃喃着：

「伐利亞！你鬼東西！你害死我們了。你知道羞恥麼？」

他輕柔地明白地哀呼：

「母——親！母——親！」

祖母已經阻住母親；她像一隻母雞似的在她臉上搖着手，她趕母親離開門，從牙縫裏咕嚕

着：

「伐卡！你傻子！你在幹什麼？走開，你無恥底賊婆！」

她推她進房裏，牢固地栓上門；然後曲身去一手拉起祖父，一手指着他呵斥：

「唷！你老鬼！」

她安置他在牀上坐下，他縮作了一團，像一個布作的偶人，張着嘴，搖着頭。

「立刻穿好你底衣服，你！」祖母對母親說。

母親從地板上拾起了衣服，說：

「他是我不去見的——聽見麼？」

祖母把我從牀上推下來。

『出去擡一盆水來。快些！』

她底聲音是低的，幾乎是一種耳語，可是態度很鎮靜。

我跑進前庭，聽見前面房裏許多沉重底脚步，而母親底聲音也從她房裏出來了：

『我明天就離開此地！』

我走進廚房，坐在窗下，好像是在一個夢中。

祖父在咆哮和呼喊；祖母在悄聲地咕嚕；然後有用力關門的聲響，於是一切沉默——壓迫底沉默。

我記起我被遣來的事，汲了一些水在銅盆裏，走到前庭去。從前面房裏來了那鐘錶匠，灣着頭；他正用手去掠滑他底皮帽，頗有些矜驕的神色。祖母交手在她底胸上，曲身在他背後，悄悄地說：

『你自己明白——你不能強迫和別人要好。』

他停在走廊上，然後走到院子裏；祖母，全身抖顫着，爲難着，似乎不知道她自己要哭還是要笑。

「是怎麼一回事？」我跑去問她。

她從我手裏搶過盆去，潑了些水在我腿上，並且說：

「你拿水來就在這裏。關上門！」她回到母親房裏；我又走進廚房裏，聽着他們呻吟，咆哮，私語，好像他們在移動一種過於沉重的東西。

.....

這是一個清朗底日子。冬季太陽的斜光從封着冰底玻璃窗上窺看進來；桌上預備着午餐，擺着錫製的食具；一個有腳無柄的杯裏盛着紅底甜酒，別的一個是祖父特造的黑綠色底麥酒，鈍滯地在發光。從窗上已經溶解了的地方，可以看見屋頂上的雪，像銀子一樣在柱上放着晶瑩底光。我底那些鳥，在懸在靠近窗架的籠裏，嬉戲在陽光裏；馴底山雀在快活地跳，知更鳥唱着他們底尖銳的小曲，金雀在洗澡。

但是這明淨燦爛底銀色的日子，其中有各種清朗底聲音，卻不給人以快樂，因為這裏似乎和這日子不相宜——各樣都似乎不相宜。我被釋放這些烏兒的心願所捉住，而正在取下籠來的時候祖母進來了，用手拍着她底腹部，奔到火爐面前，叫着她的名字。

『可詛咒底你！你底命真苦，遇着這老傻子，阿康連娜！』

她從爐裏烘物室內抽出一個饅頭，用手指摩着那硬皮，惱怒地拍着地板。

『你在這裏——完全烤糊了！這是你底錯，牠燒壞了，哨鬼！你害癩症嗎？你爲什麼不睜眼看，貓頭鷹……你無用得像假錢一樣！』

她哭着，吹着饅頭，又把牠翻在那邊這邊，用手指拍着乾硬底外殼，她底大滴眼淚絕望地直淋漓在那上面。

當祖父和母親進廚房來的時候，她把那饅頭用勁地拍在桌上，所有的碟子都跳了一下。

『看這個吧！這是你作的……一片硬皮都不給你，從頭到底！』

母親，完全是快樂而和平的樣子，吻她，告訴她不要爲這個生氣；而祖父的模樣是完全馴服

底，倦怠底，坐在桌子面前，放好他底食具，因為陽光而眯着眼，咕嚕着：

「就這麼吧。不礙事的。我們已經吃過許多好饅頭了。當上帝買的時候，他賠一分鐘就够你一年……而且算是沒有利息。坐下，坐，伐利亞……就行了。」

他的行動好像失了常態似的，午餐的時候完全談着上帝，談着無神底阿拉伯，說作父親的艱苦，一直到祖母生氣地截住他說：

「你吃你底飯……這纔是你所能作的最好的事！」

母親隨時都說笑，清亮底眼睛在發光。

「你剛纔害怕了嗎？」她說着推我一下。

不，我剛纔並沒有怕，可是現在我覺得不安和擾亂。這一餐飯的時間無聊地拖延得這樣長，像平常禮拜日和節日一樣。在半小時以前，這些人互相爭吵，幾乎要打起來，並且哭泣流淚，和現在的他們似乎不是同樣底人們。這就是說，我不能相信他們現在的親切，也不能相信他們不會經哭了好一會。但是那些眼淚，哭聲，他們一個對一個的凶相，如此常常發生，又如此迅速地若無

其事，於是我開始習慣了這些，牠們漸漸不能激動我或使我心痛。

好久之後，我明白了，俄羅斯人民因為他們底生活的貧困和污穢，愛用悲哀來消遣他們自己——像小孩一樣玩弄着悲哀，而不以不幸為可羞。

在他們無窮盡底勞働日之中，憂愁成了暇日，而生氣也是一種消遣——一個疤痕是一張空虛底臉上的一件裝飾。

